

茶心茶心茶心茶心

茶心



目 錄

寫在前邊	晶之
暴風雨的前夕	帆遠
四·九·血案	·菲·
怒潮湧起了	
師生團結空前大請願	睿甫
偉大的同情與支援	盧濬哲
爲「四九血案」暨「四一一暴行」教授訪問慰問大會	于榮
「四九」血案到「四一一」暴行	蕭列
總起來看	
透視此次學運	長庚
「四九」血案的發生與發展	萬成
「四九」血案與「四一一暴行」在民主運	
動中所起的作用	張光
大迫害之本質發展及其對策	賈勃
師大一年來民主運動的總結	南飛
血債還給我們	唐玖
獻給工警兄弟們	徐桑
活下去	唐玖
告訴你，混世的魔王！	燐火
血案文獻	
師院三罷宣言與一駁徐啓明	
清華，北大，燕京罷教罷職宣言	
師院爲四九血案告世界人士書	

四九血案

師範學院四九血案抗暴委員會編

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版

一、後莊樓之英語系
被暴徒搗毀情形



二、這是被捕
同學的血衣
兇器上也沾
滿了血

三、反迫害，要活命的
行列，呼聲直奔行轅





四、向萬人請願的隊伍控訴劊子手罪行

五、齊集行轅門口的七大學師生



六、四一一，暴徒圍襲師大，丁字樓門窗均被石塊打碎



七、全校師生在大操
場熱烈迎慰被捕受
傷同學

八、迎慰大
會，歸來
兄弟傾聽
陳兆衡教
授致詞



九、受傷最重的邱錫恩
同學傷痕永遠要留在
頭上，身上，手上。



寫在前邊

品之

我們以悲憤沉痛的心情，控訴這血的事實；是希望每個善良者，由此體認到這蹂躪人權的醜惡暴行，與托爾斯泰看血戰統治下人們氣憤的火燄。啊！它是山嵐的凝結，淚的沖洗而成。

是的一四九直索，發生在昨天，但我們不能認為它是孤立的，偶然的。它是反動派屠殺善良人們必然的一環。它是運用了古今中外未有的殘暴手段。它不但標誌了大迫害的起點，也是顯示出野獸們咬死的掙扎。一四，一一暴行，更具體證明了今後的迫害，是以多樣性的形態出現。它是瘋狂的向着無辜者撲來，它不但要用暴力摧毀整個的教育，更要殺盡所有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但是，在這兒我們須嚴正的指出，它這種失掉人性的暴行，是要立刻遭到自我的否定。因為今天觀上的飢餓迫害的存在，已嚴重到使大多數人不能再活下去的時候。可是統治者還以暴虐的手段，驅使着這些被飢餓，被迫害所襲擊着的人們，去打擊那反飢餓，要做吃，反迫害，要自由的人羣。雖然目前或許因反動派淫威的逼迫而出現，可是長了他必然潰散的一所以，我們可以斷言：今後他迫害的策略，是要遭到粉粹的惡運。不過，它的發展方向雖係如此，但目前的形勢仍須我們努力的迎擊，因此我們希望。由這摧殘人權底共同仇恨，灌漑着我們的力量，使每一個，不願做奴隸者的心，因此連繫起來。讓它再和人民的的力量結合在一起，共同底向着那東方的暴君反擊。

來！讓我們一齊迎接新中國的出現，迎接勝利的明天！

四月二十日

暴風雨的前夕

泛遠

「四、九血案」，是反動派迫害青年學生之最露骨最具體的表現，在這個大迫害的前夕，反動派的魔掌，已經開始向我們探試了。首先，是「整飭學風」文告的頒佈，繼之對上海學聯、昆明學聯、和全國學聯的下令解散；此猶不足，在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國大」開幕的日子，又下令「查禁」華北學聯。

這種非法無理的措施，早將反動派的嘴臉，和盤地托現出來了。因此，在三月卅一日，華北學聯發表聲明，其要點：（一）華北學聯是華北各院校學生自治單位聯合的組織，是我們華北學生自己的機構。成立以來，一本同學要求，爭取民主團結，謀求生存福利；一切工作，舉凡助學運動，尊師運動，人權保障運動……無一不公開而合法，獲得社會人士衷誠廣泛的支持。（二）在反動派對人民作瘋狂進攻的黑潮空前高漲的今天，「查禁」學聯會的公佈，是進一步殘殺學生的嚴重信號！

因此，在四月三日，平津六大學（北大、清華、南開、師院、中法、燕京）為抗議，非法查禁學聯而罷課，並發表宣言。

四月五日，「為保衛自己而戰」，華北學聯作工作報告，總結歷來工作為：（一）三十二年九月之助學運動，（二）為國家獨立主權完整而作的堅決鬥爭，（三）反對迫害，保障人權，（四）一九四八年新年的尊師同樂，（五）搶救教育危機，（六）平津大中學春季大聯歡。

同日，華北七大學爲反迫害反飢餓罷課，再發宣言沉痛呼籲：（一）飢餓的人們團結起來！向政府要飯吃！要溫飽！（二）被迫害的人們團結起來！向政府要生存！要自由！沉痛提出我們的口號：（一）反飢餓！反迫害！反獨裁！反對美國軍事援華！（二）要飯吃！要自由！要民主！要求民族獨立！

在這兒，由保衛學聯而進到反迫害反飢餓，是真正迎合了廣大人民的要求，在運動的質上，也向上提高了一步。而在量上：

四月六日，北大的講師助教，爲了生活的壓迫而罷教。

同日，清華的講師助教，也決定從即日起，罷教三天。

同日，北大的工友校警，爲反飢餓反剝削而罷工。北大同學爲了響應先生們的罷教和工警的罷工，亦繼續罷課三日。

同日，師院全體工友和校警，亦爲了要求增加低薪和配發麵粉而罷工。講師和助教，也組織了聯誼會，爲了響應北大、清華、北平研究院全體研究員的罷教罷研事件，也決定從即日起，罷教三天。

北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員，是在四月四日舉行聯席會，決定了從四月六日起到八日，罷研三天。

同日，北大醫院的大夫，也爲了要求待遇而罷診。

南開大學的講師助教從六日起，爲反對飢餓，也開始罷教。南開同學爲了響應，講師、教員、助教聯誼會的決議，從即日起，罷課三天。

北洋大學、惠中女子中學，爲抗議查禁華北學聯事，從六日起，亦開始罷課。此外，河

北工學院于四月四日已經罷課，鐵道管理學院亦從六日起，罷課三天。

爲了抗議特務的暴行，華北學院愛自由愛民主的同學，也醞釀着罷課。

這一連串罷教、罷工、罷研、罷診、罷課的巨流，將反動派沖昏了！在羣衆基礎上，我們包括了教師、工友，以及社會人士，都一致地起來以行動表示抗議，而給了反動派以正面的教訓！

正是因爲如此，反動派的垂死掙扎，也特別厲害！首先以其極殘酷的手段，向着手無寸鐵的學生開刀，四月七日指名逮捕北大十二同學，就是殘殺的先聲；而四月九日師院的大血案，就是猙獰萬惡的反動派，對青年學生施以惡毒迫害之最無恥，最野蠻，最殘酷的露骨暴行。

這是暴風雨的前夕！逆流是襲來了！但是，我們不怕！我們將更堅強地挺起胸膛，勇敢迎擊！

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些吧！

迫害得更厲害！團結得更堅強！

四·九·血案

·菲·

血債須要用血來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自從查禁學聯，北大十二同學傳訊的消息宣佈後，反迫害的呼聲日益高揚，再加以搶救教育危機，支援講助會工警罷工的呼聲四起，學校裏自四月三日罷課以來，空氣是

一天比一天低沉，同學們都預料到可能有不幸的事件發生，所以在罷課期內同學組織起來防禦起來，用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的生命，多少天來，同學們小心又小心，唯恐稍有疎忽而發生意外，然而就在這小心謹慎中，偏不幸，而言中，發生了這「四·九」多少年來平津空前的大血案。

四月八日是罷課的最後一天，同學們幾天來緊張而又沉重的心情，稍為鬆緩一下，滿以為第二天復課了，滿以為渡過了這恐怖

期，短期內不會發生意外，而決定從四月九日起將守門崗的組織自夜十二時撤退，然而這血案就偏偏發生在十二點門崗撤退以後，難道這就是我們疏忽的罪過嗎？

是八日夜間十點鐘，消息傳來，大批特務走狗在中華中學開會多時，十時半我們學校裏的特務們三三兩兩地會罷歸來，同學不加理會，十二點鐘後門崗撤回，幾天來的疲憊，同學們已就寢，而十二點十五分左右，從校外有兩個身份不明的人踰牆而入，用手槍逼迫我們的校警開校門，據校警說，校門開後，只見門外黑鴉鴉的一群，穿短裝，臉抹油彩，戴口罩，帽子拉到眼睛上，每個人左臂上繫着白布，手持武器，那麼多那麼多

的魔鬼呵！衝進了我們的宿舍，我們就被他們用手槍逼進了守衛室。這一批鬼。這一批無恥而又毒恨的魔鬼們分做三批。一批留在校門，一批衝進南部齋男生宿舍。一批直衝文科大樓理事會和焚委會。在同一字樓和丁字樓男生宿舍也有八把守。開始進行他們有組織有計劃的歐戰慘殺。他們衝到南部，先把總電門關閉。以造成一個黑暗世界。是的，學校被黑暗統治了。南部齋的出入口被持槍的魔鬼們把守着。第三號宿舍的門踢開了，特務們衝進之後，不問青紅皂白向四位睡在床上的同學——我們的四位好兄弟，每人一鐵槓，鮮紅的血呵，從每個人頭上身上流下來，血染滿了床，血濺到白的牆壁上。同學們有的暈厥了，有的腿骨被打傷，然而特務們打傷了人仍未滿足，他們還讓受傷的同學們走，快走，可憐他們從夢中被打醒，又從被窩裏拖去，寒冷的夜裏，他們只穿

了一條短褲。他們不許他們穿上衣服穿上鞋。他們讓他們走，像屠夫拖死狗一樣把受傷的同學扔在地上拖了走，第五號宿舍也被打開了，一不許動，動就打死你！二在特務們手槍的威脅下，第五號宿舍裏的四位好兄弟沒有反抗的餘地，聽憑他們宰割，他們沒有動。但是他們仍然被打了，也被拖走了，這八位好同學挨打時慘痛的叫聲，悲痛的聲音，刺痛了每個同志的心，同學們被慘痛的叫聲驚醒，每個人心裏燃燒憤恨，衝出來營救被捕同學，然而剛出屋門，槍鳴兩下，槍口對準出來的同學，同學在槍口下眼睜睜看着我們的好同學被拖走了，滴着血被拖走了，最後拖走的兄弟別又新，把他拖在圖書室前，看看只有兩個魔鬼，他盡了最後的努力，掙扎着向女生宿舍奔跑，他們追不上他，他們放槍，然而我們的好兄弟別又新總算逃脫了沒有捕去。

南部齋的哨槍，驚動了丁字樓男生宿舍守夜的貢承先同學，意外的事發生了，呼喊同學們起來，只是他的責任。儘管特務們的巨掌統治了師院，儘管特務們開槍在響，然而他——貢承先同學，我們的好兄弟，從丁字樓奔出躲過了把守者湯福線，直衝向南部齋，扭開總電門，讓師大首先有亮，這聲亮了，照出了魔鬼們猙獰的面孔，特務們發現了扭開電門的貢承先同學，他們恨了，一根長尺半厚半寸餘的圓楞鐵棒，從頭部有力的擊下，血呀！又是鮮紅的血呵！頭部被擊傷，左耳被打掉了半個，血泊泊地流出來，這血浸透了衣服，染滿了身上，貢同學負了重傷，掙扎着逃走……。

另一部到文科大樓的特務，看見樓旁的炊委會亮着燈光，他們衝進去又出來，留守兩個持槍的特務把守，其餘廿多個衝進文科大樓，先搗毀自治會，到二樓又搗毀了行知圖

書室——這是同學們一年來用自己的心血營經成的讀書園地呵！更搗毀了教育學會，搶走了教育學會的收音機，然而他們的獸慾仍未滿足，再跑到三樓又搗毀英語學會，搗毀了四層玻璃不是，又砸碎了唱片，又搶了兩架收音機，兩架留聲機，整個的文科大樓除了鋼骨支架未變原形外，能移動的能搗毀的什麼也不留呵。這一批特務們湧出文科大樓，又奔回炊委會，用槍對準了兩位值班的同學搜身，靠窗的女同學，親眼看見窗外站着一個化裝不敢露真面目的狗——特務向值班的趙學勤同學連指三下，持槍的魔鬼隨着這舉動將趙學勤我們的兄弟帶走，更在搜身的時候，他們將一位同學身上帶的炊委會的公款三百零九萬元拿去，好無恥呵！傷害了同學，逮捕了同學，搗毀了屋子，抬走了無線電，收音機，又搶走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印出的鈔票，這是什麼舉動？他們是幹什麼

的？強盜？土匪？惡棍？兇手？……

『噹噹噹』校鐘響了三下，這是一位住在一字樓的同學敲響的，他被槍聲驚醒後，衝過特務們的把守，冒着危險跑到文科大樓前，校鐘剛打三下，『噹噹』匪徒們的槍連響了兩下，該同學靈巧地躲藏起來，這時特務們聽到鐘聲驚嚇了，連連催促『快走呵，快走哇』『他們都來可不好辦』聽罷！胆大包天的特務們也有害怕的時候，稍停，驚鐘又連連不斷的響，特務們呼嘯而去，這時，全院的老同學都衝出自己的屋子，然而特務們已全都走掉，只留下南部齋一堆一堆地血，院落中走道一滴一滴的血，這是一個血的事實！反動的無恥與卑鄙，反動派的陰謀毒計，又一次的演出，反動派那些專制的魔王，法西斯的走狗，殺人的劊子手，用人民的血汗哺育了牠們，牠們反來剝削人民，壓榨人民，牠們有的是洋樓，汽車，女人還不够，牠們還

要人民的血，善良人的血，年青人的血，來滋補自己，用青年人善良人的屍骨，作爲自己爬上高位的階梯，『一二一』昆明的血案是這樣，上海等地的血案是這樣，如今這血案又輪到北平演出了。

『生命』每人就有一個，『鮮血』每人只有那麼麼一些，誰不愛惜自己的生命？誰不愛惜自己的鮮血。然而我們決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和鮮血，但是我們却重視我們的生命和鮮血。生命到該丟掉的時候，我們就毫不吝惜的交出，鮮血該流出的時候，我們就毫不吝惜地教它流出，然而不應該交出流出的時候，我們可不能白白讓它犧牲掉，生命爲着老百姓死掉，鮮血爲着百姓而流出，我們是高興的含着微笑的。然而這樣死在反動派法西斯走狗的手裏，這樣流在反動派法西斯走狗的鐵棒下，作爲他們加官進祿的階梯，作爲他們進行大陰謀的開場白，我們不甘心呵！

國大召開，行憲在即，今天這血案是一個絕大的諷刺，這血的事實，這用鮮血寫

下的歷史，深刻在每個人的心裏，我們要報復，血債我們要用血來償付！

怒潮湧起了

師生團結空前大請願

甯 甫

黎明將黑暗的尾巴驅除了，一夜的騷亂不安，隨着鷄啼而使人稍感鎮靜些！每人都思念着那八個脫離了行列的兄弟。爲了一個偉大的理想的實現，他們不知將挨受怎樣的酷刑。

海報又貼滿了民主牆，但這次的海報不是用的紅紙，也不用綠紙，而是用的白色的紙，爲受難的伙伴哀傷啊！

七點半自治會在民主大樓前召開全體緊急大會，商議怎樣搭救那八位罹難的戰鬥伙伴。一位女同學上台報告我們被侮辱被迫害的經過，但是，她還沒有說上兩句話，淚遮

滿了她的眼睛，抽泣阻梗了她的喉頭，當她手中舉起了受難的兄弟們的尚未乾的血衣，頓時像疾風吹過了竹林，大家深深地低下了頭，嗚咽與抽泣聲從抑制不住的胸膛中湧出來！這淚是爲戰鬥伙伴流的，是爲正義與真理流的，是爲那千千萬萬之正待解放的苦難人民而流的。流吧！讓這些被損害與被侮辱的淚匯成一個海，鐵的海，力的海，火的海。

怎樣對付這一個空前未有的大迫害呢！聽啊！他們爭着大聲呼喊：

「全體到行轅請願去！」

「一人入獄全體坐監！」

「不放回我們的人決不罷休！」

千百個人用掌聲歡迎「全體請願」的提

議。是的，這是拿出最後行動的時候了！

校鐘緊急地連續地響着，把守住所有的電話，不讓任何人出校門。只一會兒，在民主樓前便排列起六百人的大行列。「抗議四九血案請願團」的大旗豎立在最前列。

校門開了，隊伍像一條固執的蛇，急速

地流向前方。

沿途上我們向路旁的人們用標語叫口號用歌聲，回答他們那無窮奇聲的日語。

「抗議政府屠殺學生！」

「放回我們的弟兄來！」

「向政府要活命！」

「一人入獄全體坐監！」

我們毫無一點阻滯地達到了行轅門前

新華門。那座莊嚴的大門，仍由兩個

武裝士兵守衛着，這些情景充分說明，統治者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的反擊是這樣迅速而堅決，這是閃擊的成功呵！

我們的宣傳員手持着血衣、兇器、傳單，向來來往往無數的人們控訴着我們的苦難，不，也是他們的苦難。他們看看那鮮紅的血衣，聽聽宣傳員的報告。啊，他們的眼睛潤濕了，一如我們自己的悲痛。飢餓的人們，苦難的弟兄永久是站在一起的。警察列隊來了，武裝憲兵也開來了，他們想驅散羣衆。他們想封鎖這一慘案的正確消息。突然一個高亢的聲音爆發了，是羣衆憤怒的呼喊，在寒冷而濕漉漉的空氣中響着：我們不聽！

大家把視線集中在被驅逐的羣衆中，啊：一個目矍矍小的老人，用絲帽着一個小包袱，另一隻手在揮舞，他一面走開，一面憤怒地回顧着，就是他就是這個行路的老人在呼喊，在向武裝的警憲抗衝，誰都知道他是用

怎樣的心情在呼喊在吼叫，啊！聲聲像鐵槍擊吼叫似的響起來了，干脆而熱烈、歡迎你，倔強的老人，倔強的同志，倔強的伙伴！

聽到我們的請願大隊已到達行轅門前，各校的戰友也在準備出動了，我們知道我們並不孤單；我們在等待着。

還不到中午，北大四院的大隊便來了，接着北平鐵道管理學院的隊伍也來了，啊！醫學院的隊伍來了，農學院的隊伍也來了，我們用掌聲用歌聲歡迎我們的戰友。一過中午朝陽學院的隊伍也趕來了，來了，來了，都來了，北大沙灘區和中法大學的大隊也起身了，同學們忙着整理隊伍，把各學校各式各樣的大旗排成一列，造成了一座雄壯的大門，一個反飢餓的大門，一個反迫害的大門，一個反法西斯的凱旋大門，北大的中法的同學挺着胸，唱着歌大踏步走進來了，走

進來了，我們的隊伍，有多少時日啊，沒有這樣雄渾的場面了，今天我們又有了，將來還要有的！

更使人激動的消息傳來了：城外清華與燕京的大隊已徒步出發，同學們等待着遠處的戰友，同時也等待着進去請願的代表，他們從上午就要求見參謀長，但始終被用各種借口拒絕了，一直到現在還被騙在接待室中坐着，他們殺人是那樣地簡捷明快，而想參見，却是如此地難，統治者們啊，就這一個對比，已足以使你自己的寶座動搖了。

清華燕京的同學終於來到了，他們衝過了兩道防衝線才到這，走得那麼遠，但，一點疲乏的樣子都沒有，大的流匯成了海，交通阻絕了，歌聲與呼聲震動了故都的大空，冷靜的皇宮驚起了幾隻漆黑的烏鴉，像法西斯的匪徒，明天，就在明天你那富麗的官邸也將變為清冷的死宮！

看那邊誰來了，人們都回過頭去，是北大訓導長賀麟，他穿了一身淺灰色西裝，漠然地走過羣衆面前，同學們向他歡呼，他輕輕地擺了一下手，只在大門前說了一刹那，便又走開去，那邊又是誰來了，是師大的幾位教授。他們正在開會了，所以先派幾位代表來慰問自己這羣受迫害而飢餓的學生，他們也贏得了熱烈的掌聲與呼聲，那邊又是誰來了，是清華的講師助教會的代表，是北大講師助教會的代表，是師大的講師助教會代表，他們一個個走上台，用真誠而熱烈的聲音，向同學們廣播：決全力支持全體同學的行動。同學們是那樣的興奮，千百次地高呼着口號：

「先生學生是一家」

「師生團結萬歲」

「全國師生團結起來！」

啊：那邊又是誰來了，人數那麼多，是

誰？是師大的全體教授，訓導長來了，總務長來了，教務長來了，各系主任也來了，有的還扶着拐杖抱病而來，他們是來請願的，掌聲像伏天的急雨，打在鐵棚上，當教授的代表向同學宣佈他們「即日起全體總罷教」時全場像爆裂了似的，千萬隻的白的手掌擊打着，像鞭炮像海嘯。

北大美籍教授博漢斯上台講演了，當他說：「我知諸位到這兒來，不是爲的反對政府，更與共產黨無關」時，我真替中國那一批偉大的邏輯家慚愧，他們永久是想以「反對我的就是共產黨」這一簡單的紅帽子公式來壓制主持正義與真理的熱誠青年，但是，在今天一個來自美國的人，給他們攔頭一棒，告訴他們，美國也有睜着眼的人哪，以一個國家的名義，用謊言來騙錢！卑鄙的東西！可恥的東西！下賤的東西！

教授的代表們，同學的代表們，往復碰

商着，他們慣會推諉拖延的傢伙，又在施展故技了，同學們抑制不住復仇的火燄，突的全站了起來，像潮水像巨浪，像衝鋒像白擲，大家呼喊着翻滾向前！

衝進去！

衝進去！

衝進去！

他們的武裝士兵擋住了大門，我們的主席團發言了，他們勸同學冷靜，但是如果不在今天放出我們無辜的兄弟是決不回去的！立時全場發出了「救護主席團」與「擁護主席團的決定」的口號，這是一副多麼鮮明的對比啊！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唯有垂死的反動派才會在夢中看守自己的大門！

夜來了，同學們一點都不懼怕，師大的同學，幾乎一天沒吃東西，別校的同学也沒有吃飯，但這有甚麼關係，爲了受難的伙伴爲了正義與人權這是多小的一點損失啊！沒

一個人灰心，沒一個人發怨言。用沉靜的心來堅持自己的要求，這要求不但是要立時釋放師大八位被捕同學，對北大十二位要傳訊的同學也必須予以保證不再傳訊，而朝陽兩位赴京請願代表也必須在短期內釋放，還有就是對四九血案「懲兇」賠償的要求，這些要求苛刻麼！不，一點也不，這是一個法治國家人民應有的最低權利，但是在這政府高唱「行憲國大」還政於民的時髦當兒，人還是像豬一樣被屠殺！

黑而高的天空，黏着無數的小星，像一具法西斯的猙獰面孔，被人們唾棄了滿臉白的唾沫！

我們堅持着自己的要求！呼喊再呼喊！歌唱再歌唱！要我們的伙伴，要我們的人權！

啊，他屈服了！你混世魔王從寶座上滾下來了，從夢中警醒了，他感到了羣衆的力

量的不可輕藐，他感到自己身上的包袱越來
越重，他低下頭了。他答應八位被捕同學送
往醫院，北大十二同學由北大秘書長鄭天挺
保證不再傳訊，朝陽在京被捕兩代表短期內
交涉釋放。同學們歡呼了掌聲更響更脆，嘹
亮的歌聲歌唱着一團結就是力量。

突然一盞紅色的大方燈，自同學們當中
慢慢地上昇了，上面寫着一團結，一光明，
四個大字，是清華同學臨時趕製的。它上昇
上昇像一支紅色的箭要刺破黑暗的天空。同
學們的掌聲更響，歌聲更嘹亮，黑暗戰抖
了！

但是我們並沒立時散隊回校爲的怕上了
慣會說謊者的當，直到師大訓導長及同學代
表再回來報告親眼看到八位受傷的同學躺在
北大醫院時，主席剛才考慮了散隊的問題。

在回頭路上，我們忘記了一天一夜的緊
張與疲勞，反之，更興奮更堅強，因爲我們
用迅速而堅強的力量給了劊子手一個措手不
及的還擊，一個不輕不重，正好使他屈服的
還擊，我們勝利了！

當我們走進校門，聽見留校同學在怎樣
用鑼鼓歡迎我們勝利的凱旋時，心中像要裂
開了。

我們繞校一週，當走過發生慘案的齋舍
時，我們高呼：

「打倒特務！」

「特務走狗滾出學校去！」

「嚴懲兇手！」

啊，這是師生空前的大團結，所以才有這空
前的大勝利。(完)

偉大的同情與支援

盧濬哲

「四九」血案，是空前的血案，它所表現的暴力是最慘酷的，但是，這暴力不但沒有使民主力量受到損害，相反地，凡在饑饉線上的人們，都大胆地予以行動上的支援。

看吧，我們的伙伴、真理的友人、被壓迫的勞苦大眾，在空前的大請願中他們勇敢地參加了我們的行列，把同情的怒火，化成了力量。

（一）教師們的怒吼

我們的教授助教們，帶着沉痛的心情，當天召開了緊急會議，馬上決議罷教抗議，並繼續發表三次宣言，宣言中嚴正地指出：

「當此行憲時初期，竟有暴力橫行，破壞人權……」
「似此慘劇，竟發生在文化最高之古都，而又通在教育之最高學府」
「夫結隊破門於戒嚴之夜鳴槍擄劫於警衛之區……並持尊嚴學府之憂，亦為法治國家之恥」
他們誓為「四九」血案，抗議到底：

「同仁等不惜忍痛，出此罷教手段，以爭取生命安全之自由，誓不達到被劫學生安全脫險，並政府確實保障將來不再發生此類事件不再復教。」

他們永遠和同學站在一起，他們永遠是為着他們的子弟復仇，他們擁抱着真理，向着暴力做了有力的迎擊，向着徐啓明的曲解事實的談話做嚴正的駁斥。

我們的先生們，是這樣的關切我們，是這樣的在生死線上與我們拉手，是這樣的可愛可敬！

爲「四九二」血案，北大、清華、講師助教會決議，自十日起罷教，並全體參加同學請願隊伍，北大教授許德珩、樊弘等北大訓導長賀麟、一同參加這偉大而空前的請願行列。北大訓導長賀麟及我們的溫訓導長，並爲此事奔走交涉，尤其是北大西語系美籍教授傅漢斯先生，擁護真理的國際友人，在這裏，他正義的吼聲，是給反動派以最大的還擊。

清華教授會，對此事件及「四十一」暴行憤慨地發表宣言，指出：「此二次事件之發生，一則於深夜戒嚴之時，一則於光天化日之下，國家之法紀何存？」他們堅決地：「一特議決向當局要求，嚴查滋事責任，即日懲兇，向被害學校道歉，賠償公私損失，切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並於四月十三日罷教一日，以示抗議。」

北大全體教授罷教抗議暴行，並呼籲保

障教育安全發表宣言（十三日）指出：「此種不安狀態是爲一連串迫害事件所造成，並且因外來刺激愈演愈烈所致。自宣佈『查禁學聯』，同時軍警包圍北大，同學罷課以示抗議，方屆期滿，又於六日清晨，突有不明身份數十人入北大，撕報毀物，此事件，經校當局再四交涉，當日即告平息，不料「四九二」血案。又在師院發生架走八人，經九日平市各院校請願竟日，始獲保釋，送往醫院。學生聽從勸告，即將宣佈休罷，而「四十一」暴行接踵而至，迫害之重，更甚於前，憲警之無故包圍學校，武裝暴徒於深夜戒嚴時間，搗毀學校，製造血案，地方當局縱非主使，亦難辭縱容之咎。」各校同人一再苦心勸導學生，學生也一再接受勸導，然暴行與血案，層出不窮，非刺激學潮達到摧殘教育之目的不可，用心何在？」

這種暴行使教授們不得不「出此以維護

學府之尊嚴，並爭取安全之保障，與講學之自由。

燕京全體教職員一、七人爲師院四、九血案，向行慷慨抗議書。四月九日，均感於正常教育無法維持，一致懸法抗議！

其他各校教授先生，無不表示憤慨。這是大眾的憤怒，大眾的吼聲嗎！至八位同學被釋放，各校教授親往北大醫院慰問受傷同學，親自看着他們的子弟們怎樣在魔手下受到了創傷！

(二) 在生死線上我們的工警兄弟

我們的工警兄弟們，他們時常在饑餓線上掙扎着，但他們是最富有熱誠勇敢和正義的，窮人的眼睛更是大而明亮，他們能够看透一切惡魔的醜態，他們明白地分出自己和敵人和友人。

在他們不能再活下去的今天，他們團結起來，向政府要飯吃。知道只有團結才能自救。在這個自振自救的過程當中，有特務們阻止過他們的行動，威脅過他們的罷工運動，但他們終年在戰鬥中獲得勝利！

四九血案使他們結凝着無限的仇恨，使他們帶着復仇的心，在大會上喊出『打出特務』的聲音。

我們沒有法子來形容他們的可敬可愛的赤誠精神，同時，使我們最感動的是他們爲四、九血案受傷同學捐出了三百五十八萬元的巨款。

他們是一羣饑餓的人，他們是馬上就活不下去的一羣饑餓的人，但他們的良心和熱誠，忘掉了窮困，忘掉了下次的沒有錢來吃飯的艱苦。

爲了被迫害兄弟們的營救，發揮了神聖的愛，爲着反迫害反饑餓神聖工作的發揮力

量，拿出了他們神聖勞動的所得，只有饑餓的人，是被迫害者的同伴，亦只有被迫害者了解饑餓的苦難，不！只有饑餓者要被迫害，亦只有被迫害者要反饑餓的。

我們的工警兄弟：是這樣對待我們，是把我們的苦難，當做他們共同的苦難。

至今，我們的工警兄弟，是和我们並肩做着自衛的巡邏。

(三) 各校的伙伴，是怎樣爲着我們？

生同生，死同死的各校同學，是怎樣爲着我們犧牲着自己，不！是怎樣的以各種文援來加強我們的共同自衛呢？

他們英勇着匯合成如海的巨流，曾流向行轅，救出了我們的八位兄弟，他們爲「四、九」血案做着聯合十一校的請願與抗議的總罷課，華北學生的鐵壁，是在這種行動下造

成的。

現在，各校的伙伴們，又爲受傷的兄弟，做物質上的支援。

清華同學捐助了二二三三七五〇〇元，燕京同學：一四八五〇〇〇元；唐山工學院一〇〇〇〇〇元。

我們的女附中，我們的小弟妹們，捐助了六七五〇〇〇元，尤其是有協化女中的八位小朋友帶着他們湊起了的二十八萬元慰問金，笑着說：『小妹妹們沒有多大的力量。』

但，這力量是偉大的，這象徵着被壓迫人們的團結自救！清華同學又給了我們好多慰問品，本院同學的募捐亦達到一八九一二〇〇〇元，支持着我們前進的力量。

我們的慰問信來至全國的各個角落，來自被迫害受饑餓的各個角落，他們共同鼓勵我們：『我們要更堅強的站起來勇敢的戰鬥

下去，『你們永遠不會孤獨的，親愛的伙伴們，更勇敢些，勝利就在眼前！』

真的，我們是不會孤獨的，我們有着教師、工友同學及社會各階層受難的人們的支

援！

我們是如何的興奮，我們是如何把這興奮變成勇敢，迎擊這新的迫害！

完

爲「四九血案」暨「四一一暴行」教授訪問

甲、教授談話的要點

一、對於政府的批評

1. 政府方面對此事是不能逃避責任的（如嚴懲兇手，賠償，及保障今後安全）

2. 政府是有計劃的製造紊亂。

3. 政府慘無人道，抹殺人權。

4. 政府今天辦教育，敷衍了事，完全爲給美國人看的。

5. 現在的政府比北洋政府還腐敗，還壞！好話說盡，壞事作完。

6. 政府不擇手段，以疲勞轟炸打擊學生。

7. 法西斯執政時，不但不培養人才，反而摧殘人才。

8. 政府對自身貪污情形不加檢討，專譴職學生爲共黨。

二、對於我們同學的指示

1. 提起公訴，以法律解決之。

2. 要鎮靜，要積力量，加強組織，加強團結。

3. 教授學生要站在一條線上，共同奮鬥。

4. 不可以感情用事，要用理智來應付一切困難。

5. 同學在事情平靜之後，應立即復課，免爲

他人藉口。

6. 急需向國內外作廣泛的宣傳。

7. 要針對政府的陰謀給以打擊，決不入其圈套。

8. 應力避過左言論，免去外人抓住口實。

9. 學生、教授、學校當局打成一片。

10. 成立師生工警聯合防衛機構。

乙、教授訪問專報：

北大：

(1) 許德珩教授：「這次學生受到迫害，不僅是一兩個學校的問題，而是整個教育界的問題，我的意見是：

(一) 應提起公訴，以法律解決之，雖無明確被告，但釋放被捕同學為警察局，可從此追究。

(二) 同學要鎮靜，事實演變到現在，同學已作過表示，教授先生們，已願為目前

教育問題想法，故當時任務為先生們所

應作而又願做者，同學應靜候。

(三) 蓄積力量，同學應在此時蓄積力量，

加強組織，不要輕易表現，不要做無謂犧牲，應保存着團結的力量，使之更堅強。

(四) 時時警惕，應提高警覺，機警從事，不要被捕去，不要做無謂犧牲。

(2) 鄧之誠教授：「這次迫害是個大紊亂的開始，我們眼光應放遠，類似的事件不敢說以後就沒有，事情漸趨嚴重，很可能演成類似上海事件之發生。

與教授方面我認為：

(一) 同學與教授講師，自此事以後完全站在一線上，這是一個成功，在同學方面，我希望加緊團結。

(二) 教授方面這次抗議罷教，不是表面恣意上的行動，而是有着具體條件上的行動，即不達目的，不能恢復常態。

(3) 袁翰青教授：「我的看法和我的意見和同學一樣，在一個文化古都，北平，會發生這種不應當發生的慘劇，深表遺憾，政府方面無論如何是逃避不了一切責任的。(嚴辦兇手，賠償損失和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件……)現在已不是幾個人或一個學校或幾個學校的問題，而是全國教育和全國政治的問題……」

最後袁先生具體的告訴我們：同學當團結，先生亦當團結，師生更要團結，同學要鎮靜，暫停對外作宣傳工作，希望同學切勿引起新事件發生。

(4) 樓邦彥教授：「此次學校與學校，教授與教授，同學與同學間的密切聯繫，是政府造成的，同時師生的團結也是最近幾次促成的，我們知道，這種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

將來的中國，是正須要我們來支持的啊！」

(5) 傅漢斯教授：傅先生是一位美國人，四九那天站在行轅門口向幾萬請願同學大聲疾呼：「政府慘無人道，「抹殺人權」的就是他。他對於近幾天暴徒們一連串的醜事的看法，以及對於我們同學今後的態度有這樣的指示：

(一) 在一切要求未獲徹底解決以前，我們作教授的絕對和同學採取一致行動，並決以全力支持同學們合法的行動。

(二) 處在這無法無天的今日，除了同情我們不幸的遭遇外，我沒有其他更有効的辦法，所以我希望在罷課期間，我們固然要抓紧宣傳工作，不過最好同學們還是少到街上，以免引起無謂的衝突。

(三) 傅先生半天沒有說話，最後搖搖頭說：「一日有內戰，一日不會有可保證的安全，所以「團結自衛」這句話很要

得。

(6) 季羨林教授：一罷課罷教猶如孩子在父母面前撒嬌，父母如疼自己的孩子，可以無條件的答應孩子的要求。然而目前政府眼中的教育只是掩美國之耳目，自己粉飾自己，毫不把教育放在心上，故在罷課罷教明中，應該積極要求政府嚴懲兇手，否則全體教授聯名辭職，並向世界各國發表宣言，說明政府摧殘教育的真象，同時師生緊密地聯繫起來，在此期間不要輕易離校以免力量分散，更要加強工作認清罷教罷課並非工作的停止。

(7) 樊弘教授：記者說明末意後，提出幾個問題，樊先生都依次解答了。

(一) 問：反動派今後對師生的迫害，我們應取態度如何？

答：我的態度已表示了，北大對此次血案已發表宣言，這個宣言就可代表我的

態度。北大的要領是：(1) 嚴懲兇

手。(2) 賠償一切損失。(3) 向政府抗議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這次師大的血案是各大學的共同事情，今後的事情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再說。現在北大宣佈罷課七天，罷課對學生的學業有損失，本來我不贊同罷課，但是政府又不讓我們上課。

問：現在政府與北洋政府比較，那個最腐敗？

答：當然是現在政府最腐敗，現在政府的作風完全是封建專制，政府的作風是好話說盡，壞事作完，民主民權都說完了，就是不實行，搗毀師大就等於搗毀北大，打學生就等於打先生，每次聽到這種事情發生內心都非常得沉痛，今天的政府已失掉人心，共產黨最反對政府，學生也不滿意政府，所以它就利用這

套浮淺的邏輯說：學生就是共產黨，其實今日的學運是與共產黨沒有關係的，東漢明末都有太學生的學潮難到說是共產黨的主使嗎？

(三)問：外國的輿論與政府迫害學生有無影響？

答：外國有許多開明份子，極講民主，同情我們的遭遇，但是他們的輿論不能左右政府，因為外國政府多被實力派所控制，實力派極其同情現在的政府，你想那些民主份子的輿論有些甚麼作用呢？

(7)容肇祖教授：記者說明來意，又報告了「四、九」「四、一一」的經過後，先生說：「我極其表同情對師大的不幸遭遇，師大的不幸即是北大的不幸，所以我們受的痛苦一樣，情感一樣，遭受的迫害也一樣，我們現在是站在共患難的一條線上，現在不比

從前，已經打上門來了。」

問：罷課的後果如何？

先生說：「對罷課的後果我們不能估計，我們只希望達到我們的遠大目的，而且一個變態的社會，一切事實的變化是不能預料的，我們在常態社會中方能推斷，同時今天我們也希望有一個常態的社會，所以現在是多說話的時候了，大家應集中力量，團結起來，對抗反動勢力。」

清華：

(1)費孝通教授訪問：(一)在此不穩定的局面下，萬不可以感情作事必須用理智的頭腦來應付一切困難。

(二)同學此時須努力鎮定並繼續充實自己之能力。

(三)對反動派之同學要以寬仁待之並避免引起直接刺激。

(四)對標語口號，言語等嚴加注意，以免

被他人攫取之爲口實。

(五) 以緩和態度取得生活之安定。

(2) 潘光旦教授：(一) 反對方面之口號

爲反罷課故同學在事情稍平息後即應復課而免爲他人之藉口。

(3) 張奚若教授：(一) 以後此種事件可能不斷發生。

(二) 在此召開國大時期政府對此事件決不願繼續擴大故同學應加緊團結以得到較滿意之結果。

燕大：

(1) 蔣蔭思教授：

(一) 政府不應以正面攻勢恫嚇假如它恫嚇不正，我們即應堅決反恫嚇到底。

(二) 政府現不擇手段，以疲勞轟炸打擊學生，我們應警惕，他們雖然對學生達到疲勞目的，但是同時失去了社會人士對政府之信心。

(三) 燕京教授等，擬向國外人士做有效宣傳，俾國外人士明瞭真象內幕以博得彼等之同情。

(四) 同學要團結在一起說不定以後的情勢更加嚴重。

(五) 同學要利用理智勿濫用感情冷靜的觀察事態的發展趨勢。

(2) 夏仁德教授(美籍) (一) 本人對中國學生運動甚至中國內部情形不甚清楚，不過學生作的是對的，因爲我們應相信大多數的學生是好的，你們這樣作我很同情。

(二) 同學要加緊再團結，不要分散力量。

(三) 急需向國內外展開廣泛的宣傳，因爲他們不能真正明白學生的苦衷，尤其是中國之新聞報導是不足置信的。

(四) 對於罷課的手段本人是不贊成的因爲在罷課期間學生不會利用時間作有效的事情的，或者於此期中會自由離校不問

校事，致使團結的力量無形中分散。

(五) 美國沒有學生運動，但我相信美國政府決不會像中國政府，如此措施的，美國勞工問題通常發生罷工情事，但政府均以合理辦法解決之。

(3) 翁獨健教授：(一) 學生自身應團結。(二) 罷課只是作抗議的一種形式表現，希望達到目的是決不可能的，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嚴追過去的事，(當然也得表示表示) 乃是保證將來不再發生此類事情。

(三) 華北各院校教聯之組織與學生的「華北學聯」同樣重要。教聯如成立後可以使：(A) 先生們與同學站在一條線上。(B) 給政府以一種壓力，使它不能橫行無忌。

(四) 對此次華北學生之被迫害事按目前形勢是得不到結果的，但師生間的團結是

必要的。

(五) 要針對着政府陰謀給以打擊，決不入其圈套。

(六) 忍痛復課，以免去恐怖的局面，不要使同學過度緊張，過度疲勞，這也是政府現在所希望的，所以我希望同學復課，不能讓政府利用這恐怖時期再來，以打殺逮捕之機會。

(七) 最要的還是以後的問題，所以我希望你們很快的組成師生員工保障委員會，起碼要得到學校當局的保障，再次一步得到地方政府之保障。

(4) 張東蓀教授：(一) 應組織「教聯」(二) 對今後政府如何辦法，本人不抱樂觀。

(三) 口號標語，壁報言論極力避免太左言論不能讓他們抓住口實。

(四) 學生運動應深刻切實，不要輕率從

事，以後的路子還很長，我想在短期內，不會告一段落的。

(五) 師生要切實的聯合在一起，學生拉着教授，教授們拉着學校當局，打成一片，才能發生力量。

本院：

金樹榮教授：一、教授會應全力促請學校向政府抗議及要各項要求實現

二、同學應力持鎮靜態度，依法合理交涉，千萬不可感情用事，遇有事情要多用理智不可枝外生節給當局以重新專向我們加迫害的藉口。

三、我個人認為教授的團結是值得社會人士注意的。學生的團結在目前更屬切要。最後我們以常識來判斷，如不給政府以藉口最近新的事件或不能發生的

四、四九一血案的發生從過去歷史的發展上看，決不是偶然的，因為北平之學生

運動不自今日始，從東單事件到現在已有一年多了，其中各次的特殊事件不過是整個過程中演進之具體的表現。

李長之教授：李先生以哲學的立場，闡述了這次暴行的前因後果：

每當法西斯執政時，爲了緊握政權，所以絕不培養人才，不但不培養人才，反而進一步殘才摧殘人才，常此下去，內幕空虛，革。當他一旦感到政權動搖時，即便想整頓，亦太晚了，何況他根本就沒想到要改革。在此時他只有不擇手段（事實上他是不懂得什麼是手段）掀起滔天波浪，這一着是他本身的一大錯誤，是以縮短他的壽命。

嗣後，我們又提到校內同學的防衛情形李先生表示：本來這就是戰時，如果現在是一個極安謐的讀書環境倒是很不正常的，我們天天要防備不幸事件發生，這是正常的措

置。

我們又問將來可能演變成什麼樣子：

李先生說：一波逐一波，永遠是後波比前波大，最後那一大波，大家可以想像到，不過在目前大家應該組織起來，以應付當前的局面，最低限度亦可作精神上的準備。

王均衡教授：一、政府如不正式答覆我們宣言中的條件我們是否應有進一步的行動？

因為北平的首腦人物都不在，根本不能答覆，當局正是手忙腳亂的時候不能控制自己的幹部，致作出類似土匪的行動，假如地方當局處置再失當，事情會愈鬧愈大。

二、我們學校中師生工警組織聯合防衛機構是否必要？

必須組織起來因為政府不理我們的宣言學校安全沒有保障，為自己本身安全計，更有組織起來的必要。

魯寶重教授：一、如政府不正式答覆我們

宣言中所提條件，我們是否再作進一步的行動？

昨天發表了「四一一」搗毀學校的聲明將來可能向院長報告各方面消息，假若政府不答覆，只有繼續罷教罷課，到南京請願似乎不可能。

二、我們學校中師生工警組織聯合防衛機構是否有必要？

當然有必要，必須由教授會負起責任來，學校當局也應當負責保障同學安全，市政府更應當担起保衛地方治安的責任，不然可以向市府提出交涉，如「四一一」的搗毀學校，是無法無天的行為，在這種情形之下，應當組織起來，至被要辦兇手，要求賠償損失，由校方教授會，抗暴會共同負責交涉。

王汝弼教授：一、對這次暴行的方式有兩種看法：
(1) 利用羣衆的遊行，或利用流氓搗

毀學校。

(2) 利用個別擊破手段，個個摧殘。

這種無恥的大迫害今後可能繼續發生，不過僅仰仗請求政府辦理，是無濟於事的，因為他們是一鼻孔出氣的。

二、迫害的後果：

(1) 促成師生大團結在中國這是空前的。

(2) 他們越卑鄙我們的行動越正大光明，同情者就越多。

三、我們應該怎樣迎接這迫害？

(1) 同學們不必驚惶失措，要沉着鎮靜來應付今後的暴風雨。

(2) 師生工警堅強團結起來，保障大家的安。

(3) 聯合北平各校師生組織起來？

殷葆臻教授：我們提了問題以後，殷先生很靜穆的敘述下來：

去年復旦大學，開進大汽車便衣隊，逮捕學生，教授決議無限期罷教一週以後，政府令學校復課，否則用他法處置。後來解聘了許多教授。

以現在論，如無其他行動，當不會發生不幸事件，政府對於自身貪污情形不加以檢討，如自身求改革，學潮可能減少，說學生是其產黨，簡直是胡說八道，不論任何黨，如果本身黑暗，學生都是要反對的。

殷先生並且鄭重的說：我是無黨無派決不偏向，我們的三項要求到現在還沒有結果，當政府沒有明白表示保障學校安全的時候，自己應當組織起來，至於各校教授聯合起來也有必要。

慰問大會

丁 榮

四月十日，一個明朗的日子，我們在師大的廣場上，召開我們受難兄弟們歸來的迎慰大會，在我們悲憤的心情中，這似乎是一點安慰，就像漫長深夜中的一線光明，閃爍在每個人的心頭。

從校門口一直到操場，貼滿了一華北學生是一家，全國學生是一家，血債要用血來還，清除特務，師範生工警團結萬歲……的標語，廣場中臨時搭起的一座主席台，更顯得那寥樸素。校門上兩面貼上了大的對聯，上面更貼上了一團結萬歲的橫聯，校門口的兩條大柱子上，陳列滿了受難兄弟們的血衣，暴徒們行兇後所遺留的槍彈，鐵棍，木棒……；觀看的老百姓越來越多，幾乎擠得水洩不通，憤怒的火焰，燒燃在中國人民的心裏。

迎選的音樂奏起來，各大學的慰問隊先後都來了，在校門口團結的旗幟下，穿過了一隊一隊，一列一列，我們的一民主戰友。他們跟着我們，到四處看特務們搗毀的處所，和他們屠殺後的血跡，血，使每個戰友都悲痛憤怒的哭了出來。

下午三點多鐘，大會開始了，清華、北大、等各校代表先後登台致慰問詞。他們像年長的舅長，在安慰着他們受傷的兄弟，他們像獅子般的憤怒，在噴着復仇，他們說：「血，要用血來償還。」他們說：「一分自由，一滴血。」他們說：「你們的血，染紅了中華民族解放之花。」

北醫代表沉痛地說：「……我們親自檢查了他們的傷口，在這裏，看到特務們殘忍的獸行，我們看到師大兄弟們的重傷，如同

我們身上受了重傷……

本院教授會代表陳兆衡先生慷慨陳詞：

『……同學們的苦難，就是我們教授們的苦難，也是全國人民的苦難……』是的，中國人民都在苦難中，是誰使他們這樣呢？我們的心更感得沉痛。

本院工警福利委員會的代表，滿臉怒氣，握着緊緊的拳頭，立在台上，聲音像巨雷似的：『……今後如果再有這樣的事情，我們決對要以我們全部的力量，把這些土匪暴徒們打出去……』一片熱烈的掌聲，震動了全校。

『血淚話獄中』趙學勤同學，代表全體被捕同學致詞，報告大被捕經過，說了許多法西斯暴徒的殘忍獸行。趙同學的眼睛被打得青腫，報告時哭不成聲，毒狠的暴徒會說：『哼，你們還懂得冷！我們也是人，一件衣裳不穿，爲什麼不冷呢？』『他媽的！

什麼大學生，都是共產黨！』特務們的馬鞭，拳頭打在每個被捕同學的身上，最後，趙同學哭着說：『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貴，』趙同學在哭，台下的人也陪着哭。

『受傷情形』本院姜大夫報告受傷同學病況：邱錫恩同學，傷勢最重，左手三、四、五、三個指骨都被打斷了，左腿肌肉青腫，骨頭也打壞了，頭部傷口很大，骨頭外露，將來一定潰爛，房世泰同學，遍體鱗傷，頭部似爲鐵棒所擊，傷勢很重，賁承先同學，當時被特務們打得昏迷過去，沒有帶走頭部一吋長的傷口有四個，半吋傷口有三個，深度很大，兩耳後骨皆被毆傷，兩臂鱗傷，右腿部有吋深之三角傷口，血流很多，荆又新同學，頭右上部青腫，左肩有青腫大疤，爲木棒重擊所致，內傷很重，腦部尤烈，送院途中，幾度昏迷，體溫升高，時陷不省人

事狀態。至其他被捕同學各受傷害，或體部或頭部，或眼……唯較輕耳……同學們聽了這些報告都在噙着淚，內心充滿了復仇的決心，是的，我們要把眼淚化成仇恨，把仇恨變成力量。

最後，由北大國院劇藝社演出「狼與狗」刻劃特務們猙獰面目，淋漓盡致，沙灘大地合唱團唱「這樣的政府一定垮」醫學院演「窮人站起來」都對現實是一種極有力的呼

從「四九」血案到「四一一」暴行

蕭 列

暴行的發起

「四一一」暴行，是密切地關聯着「四九」血案而起的，同時，又是「四九」血案大請願以後所演變的新的迫害方式，利用所謂「民衆團體」實施其公開迫害的暴行，這是今後大迫害的發展，四、一一是一個開

頭，又有本院同學朗誦「告陳繼承」，並唱「團結就是力量」，因了時間關係，本院凱劇所預備之節目，未能演出。

迎獄會在熱烈、沉痛緊張之中閉會，這時，天已經昏了，每個人心裏都充滿了仇恨所給與的熱情與勇敢，這使我們團結得更堅強起來，我們在準備迎接一個新的戰鬥，和一個光明的明天。

發 發 發

始。因為自從特務的非法捕殺，而造成了空前慘痛的「四九」事件，這四九遭到了社會人士及全體師生強有力的迎擊以後，於是他又想出另一套戲法，組織所謂「反罷課清共委員會」來做下一次無恥的暴行，這是我們應當嚴正指出的。

暴行的經過是這樣的：

、搗毀北大

所謂「反罷課請共委員會」，十一日上午在天安門集合開會，由某部強迫學生，店員及各色人等參加，並有大批特務，所有特務均佩帶短刀、手槍、木棍監督大隊，共約五千人左右在天安門集合發饒頭後，於是由特務率領一遊行。經東長安街王府井直奔北大紅樓，加以包圍由特務領導大喊：「打倒共匪！」北大、清華，是共匪老巢，但隊伍當中沒有多少人跟隨呼喊。另外數百特務大貼標語漫畫，有：「北大教授學生都是共產黨！」等荒謬無恥的標語。

這時，紅樓校門早已關閉，同學均走入樓內躲避，僅有少數糾察隊看守校門，此時，校門對過胡同裏，忽然竄出了一隊軍人，用四架機槍對準了紅樓。

特務們一方面指着紅樓大罵，「共產黨

滾出來！」一方面大聲喊打；用磚頭石塊扔向紅樓。歷時約三十餘分鐘，打破玻璃七十塊。樓內茶杯已被打破，樓前磚石滿地，校警守衛室窗子亦被打碎，經濟飯廳窗子被搗毀，飯碗及豆漿站的大盆、窗子玻璃等均被波及。

之後，直奔東齋教授宿舍，一擁而入，揮動馬刀木棍一連打搗毀傳達室，會客室男廁所等處，用馬刀又把會客室掛鐘砍破，又砍斷了電話線，電話機，桌布撕破摔碎茶桌茶碗，院中花盆全被他們拿了進屋內打碎玻璃最使人憤恨的是直衝到吳思裕教授的住室，便打碎所有門窗用整塊大磚拋進室內砸壞了書架，書桌，幸而吳先生開窗，他帶着小孩先已跑出，兩位小孩和一位同學，受驚不小，老媽子因無處可避，頭上被磚擊中，受傷甚重。在病中的趙西陸教授則因受驚暈倒，李松節教授被一個特務抓住，幾乎挨打，經說明後才放手了，趙廣憎、金必剛、崔玉汾諸

教授亦遭波及，國立北京大學眷屬住宅內的木牌被大刀砍成四片，特異料連天，慘不忍聞。

打進的人，大半穿着軍服暴徒圍打學校，大隊繞過北池子到西齋，同學關門不動，沒有遭害，但大批隊伍停在北池子許久未動，手持木棒的特務四五百人，留在紅樓前達二小時，這時原住江樓的師生均集中灰樓女生宿舍閉門防守，恐怖氣氛，籠罩全校，同學們胸中的憤火快要爆發了。

在校外有六位同學被架走毒打，西語系四年級同學何達夫，在景山東街南口，被他們用鐵棍木棒圍打，直到打昏過去才止，清醒後再抓到汽車上去打，並要帶走，走不了幾步，却又說是什麼誤會，放了回來。這時該同學已遍體受傷，負高年長把他送到自己家裏，紮好傷口，另外有戴乾圍在東安市場外被打頭部重傷，政三李運洪同學在中法

門口被架入隊伍要他代表北大自由份子加入遊行隊伍站在最前列，並用馬刀皮鞋欲踢不止，傷勢亦重。洪二張翼及王鑄鼎二同學亦被架走，毒打，不久均被放回。這些同學有的平常只有埋頭在圖書館讀書的，但今天特務却不分彼此，只要是北大同學就打，只要你出門就打，也不分教授職員，他們說北大全是共匪只要掛北大徽章，都要被打，一位醫學院的女職員就因此在北長街被毒打一頓，直到下午五時左右，北大周圍的特務，才完全退去！

B 遊襲師大

四九血案剛過去了兩天，我們還沒有顧得着辦理懲兇工作，特務暴行便又一次無恥地演出了，這一次他們聰明地用了羣衆請願的方式，遊行示威，他們要搗毀各學校，十一日午後，這個消息很快的傳出來，我們的連絡員更番出動分頭探詢暴徒們的行徑，

一時左右忽傳出紅樓附近宣佈戒嚴，又傳遊行隊伍已由天安門出發，經王府井呼喊北去，手執一擁護政府，歡迎建國一大旗亂罵亂喊，聽不出口號聲。看樣子是直奔北大了，果然在二時左右便傳出特務遊行隊伍追近紅樓，企圖搗毀，現發職員宿舍已被撥亂，同學三人被捕，事態發展已趨嚴重。二時十分紅樓自治會撤退（本會第四四期快報），這時我們便迅速地完成了準備工作，這時又傳：「紅樓玻璃窗，已遭特務份子全部搗毀，北大同學已集中在一起」我們自治會並號召同學準備武器，必要時退守丁字樓，不一會防衛隊的崗哨，便布滿了校門口和房頂上，這時外來的消息漸漸與我們不利，看樣子是要來鬧一場的。於是搬運磚瓦石子，同學像穿梭似地來去着，女同學尤其踴躍，丁字樓在半小時內完成了鐵的堡壘，三時左右憲兵忽來布崗，據他們的隊長說暴徒將由紅

樓趕來，專為保護我們的，紅樓若不是裏面同學的笑罵，決不會引起衝突，希望我們的防衛隊撤退，他們一定負保護安全的責任，三時二十五分校外宣布戒嚴，警察亦起來布崗，情形更趨惡劣。同時傳說紛紛。有六特務已到中華中學附近，有云已到行轅請願，三時五十分校外軍警請求入校保護，警察局長湯永成並出面和校方交涉，但我們認為憲警有意監視我們的行動，遂嚴詞拒絕，這時傳來消息特務已向和外進發。

四時十七分我們為避免無謂衝突，防衛隊員一律撤守丁字樓，並強迫檢查各宿舍，組織救護隊，主席團同時號召同學服從指揮遵守紀律。我們的口號是：一、沒有大隊部的命令，不許開口，不許動手，二、師大一家堅決對外，三、決不讓我們的一草一木受到損害，四、絕對服從指揮遵守紀律，五、外來消息未經核准，不許發佈，這些象徵了

我們的團結，象徵了我們防衛的決心。

五時十分，在靜寂的大道上，轟轟的起了騷動，一輛黃色轎車由北駛來，漸漸放慢了速度，看樣子好像是巡視着軍警的戒嚴線，道左兩個穿西裝的和兩個身着警官服裝，肩上佩帶着金黃色牌子的人，也在檢閱着這戒嚴線，這時我們被校外的憲警命令着緊閉窗戶，不一會兩輛黃色小型吉普又忽忽駛來，穿短裝的，長衫的，西裝的，約二十餘人，紛紛下車臂上都繫着白條，照樣他們的記號，「一一六一」血案的兇手元偉，便是第一個下車的暴徒，行兇的行動，遂爲我們證實，防衛部此時即作緊急措施，撤退臨街宿舍中的同學，以免受傷，並啓開上鎖的房門，實行檢查，樓上空氣，這時便緊張起來了。

剛好是五點半，在隱約的呼喊聲中，暴徒大隊漸漸追進校門，巨響聲裏裹雜着人

聲，叫罵亂成一片，不一會校門口，便聚集了三四千人，手持木棍鐵尺大刀的短裝人物（約三三百人），青色制服的學生（三三百人），市民，難民，軍警，在這個烏合的隊伍裏，忽然有人喊着「打呀！打呀！」「衝呀！」「字樓，字樓圖書館的玻璃在這時粉碎了，石子拋到屋子裏，玻璃碎片飛散着，警戒哨，便不得不這時也撤回來，接着是咚咚……的撞門聲，暴徒們高喊着要「衝」進來！這時同學們真有點驚惶了，但是外面忽然高喊着「不要打了！一個軍裝的官長，高高地站在汽車篷上向着羣衆講起話來，諸位同志……我們的目的是在……現在已經達到了，大隊可以回去了……」一擁護……附議……好！爆裂似的喊聲，掩蓋了這個軍官的講話，大隊遂在一輛大卡車的領導下開始向北撤去，但退去的大部是老百姓，手持兇器的暴徒仍盤據着，「呼嘯着要衝進學校」不閉門？跳

「你是我們的父母官哪！」——衝進去！——「……」——接着被稱做父母官的高喊去！——「你們整好隊伍，可以讓你們進去……」——「集合報數……」——大廳是這位父母官感覺滿意了，校門利時大開，暴徒數十名蜂擁而入，叫罵着，喧鬧着，擊打着，洗刷着……經過一刻鐘的工夫，二門內的佈告被砸毀了，民主牆上的抗議「四九血案」的文告，海報，標語，被洗刷了，二門外的牆上，歪歪斜斜地滿貼了他們的標語，暴徒們高興的狂叫着，呼着口號，但忽然又靜下來，接着「一，二，三」的喊聲過後，「三民主義……」唱起黨歌來了，「呀！——同學們都驚呆了，難道……×黨……就是暴徒的身份嗎！」

樓裏的空氣，這時比較緩和了一點，警戒哨報告暴徒將要撤退了，但又傳校院內還有暴徒逗留，校門口又傳來喊打聲和女人的

慘叫聲。事後我們才發現是我們一位女同學張樹森被打傷了。無疑的，暴徒們又在瘋狂後行兇了，同學的情緒又緊張起來。

聽着聽着，「打呀！」「快要打死了！」——把他拖走！——喊聲向南去了，並高叫着，大同中學同志在此集合，留下來的是一個被毒打者的慘叫的尾聲，一陣雷響，崗警散了，憲兵散了，汽車三輛，自行車，行人，小販，好像沒有什麼事的，醞釀着走過去，這時時間是七點半。

不知什麼時候，就下起雨來了，這個天氣，這個情景，使憤怒衝上每個人的心坎，一個女同學悲憤地說：「這還成什麼世界呀！憲兵警察看着暴徒們行兇！——這是個鬼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反動的世界，但是它的壽命就要結束了，在我們堅強的團結下，讓暴風雨來的更厲害些吧！」——

這一次暴行，我們的損失如下：

1. 打毀圖書館窗玻璃二十七塊。

2. 打毀丁字樓窗玻璃十二塊。

3. 打毀一字樓宿舍窗玻璃一塊，門上玻璃一大塊。

4. 搗毀自治會及社團意見箱四個。

5. 破壞自治會佈告欄及學校佈告欄。

最可恨的，是暴徒毆打我們的同學張樹森，及歷史系助教余大陶先生。

不能讓暴徒永遠的橫暴下去！

團結！抗議！

A 吼聲再起

北大 十一日下午五時半，北大罷委會當

即在民主廣場召開羣衆大會，商討對策。一致決議拍電胡適校長立即返校。

明日起開始總罷課，並即速召開代表會。教授聯誼會也馬上決定總罷教一星期。並請學教當局提出嚴重抗議，職員代表

當場表示與全體北大人站在一起戰鬥到底。

講助會、研究生會，亦罷教罷課一星期。北大職員工警亦以罷職罷工支援。

師大 師大教授會發表罷教宣言，如不違

目的誓不罷休。

同學自治會除拍電袁院長立即返校外，繼續罷課抗議不達合理解決誓不罷休。

清華 爲抗議四一二暴行，繼續罷課，

教授會於十三日起罷教一天，並發表宣言抗議師大北大事件。

教聯會除罷教外，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懲兇，賠償並保證今後不發生類似事件。

燕大 十二日起繼續罷課，節食一天以省

工作費用，並呼籲各院教授成立聯合會進京請願，並罷教，罷工。

中法 繼節罷課

唐王 唐由交大全體教授同學罷教罷

課

北醫 爲抗議四二一事件北大醫院大夫

再罷診

十一院校請願 十二日平津唐十一院校北

大、師大、清華、朝陽、中法、鐵院、

南開、北洋、黨工、唐由交大向行轅請

願但行轅以「法律問題」推卸責任，暫

無結果。

南方 浙大、金大、中大都對此表示抗議

支援我們

B 高度團結

這一次的暴行，促使我們各院校及師生

工警間做到高度的團結。

這堅強的隊伍，這鐵的陣線，使反動派

屠殺的信心動搖，使反動派的魔手不敢再向

前伸張。

師生員工大團結

成立安全保障委員會

四月十三日 北大師生員工大聯合，成立

安全保障委員會。下午開團結大會。由教

授會、講助會、職員會、工警聯合會、研

究生會、學生自治會、人權保障委員會、

六單位於下午二時，在子民堂開了第一次

團結大會，商議安全保障的具體辦法，原

則上決定統一指揮分工合作，各宿舍宿切

的配合警衛。

四月十六日下午 師大開師生員工團結大

會，教授會的態度表示，誓對此暴行事件

之抗議堅持到底，工警代表亦憤慨致辭，

協力合作，戰鬥到底。在自衛工作上，除

同學組織之極嚴密的工作外，工警校方通

力合作，守夜巡邏。

四月十四日——清華在罷課期間，行委會已

訂工作計劃，決定成立師生安全保委會。其他各校爲了自衛，爲了迎擊這大的迫害，都發展了高度的自衛與團結。這是空前的，這是對反動派放棄了一切幻想而加強了的。

正視政府新花樣！

A 請願無結果

十二月平津唐十、院校請願，行轅以「法律問題」推卸責任：

其答覆如下：

1 查禁華北學潮乃中央命令，行轅不能更變，亦無權加以選擇可由學校轉教育局、轉行政院、學校亦非教育局機關，故行轅無權代爲轉達

2 朝陽被捕二同學，北平行轅已去電中央，請示予以合理解決。

3 北大十二同學傳訊事爲法律問題，行

轅無權干涉。

4 嚴懲兇犯亦爲法律問題，應依法律解決，受害者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校內發生事情應由學校負責，校外發生事件由軍警治安當局負責。

5 賠償損失及負責受傷同學醫藥費問題，亦爲法律問題應由法院解決。

6 不僅對學生不敢保障即他軍事上的事情，行轅都無把握僅治安當局負責一切治安上的問題，防止以後事件之發生。

7 四月十一日事件，北大、師院教授同學之被逮捕毆打，應依法律解決，行轅可以調查。

8 (1) 提高教育經費至總預算百分之十五，(2) 提高教職工警待遇，切實配發實物，(3) 薪俸按照物價指數增發，(4) 私立學校學生一律給予公

費之四項要求已與何市長商談，會擬定計劃，呈行政院。

這種騙人的答覆，顯然不能令人滿意，政府的行為早以越出法律範圍同時，更越出「憲法」範圍。拿「法律問題來掩飾政府的有計劃的陰謀，推卸政府迫害人權的責任，是我們應當嚴正指斥的！

B 陳雪屏來平

陳雪屏是幹什麼的？我們都知道，此次來平所謂「調查學潮」，是引起我們更多的想法。

但是，我們的注意是應該的，我們更應

總起來看

透視此次學運

這一次學運，從開始到現在已正兩週，關於引起學運的因素及其責任，與反動派在

該正視他的分化作用與從新陰謀的佈署！

C 看怎樣再利用所謂「民衆團體」

由「四一一」暴行，反動派以新的方式出現，是以所謂「民衆團體」出現，這種姿態正在發展着，所以我們對此應當指出：

1. 利用「民衆」可以掩飾反動派的迫害責任。

2. 利用「民衆」可以發展到公開要人及公開逮捕甚至公開屠殺。這裏，我們必須正視這種陰謀的發展，必須正視以後開所謂「民衆清共運動會」的動向。

完

長庚

學運中所施行的陰謀迫害，今後我們所應採取的態度，實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一)是誰點燃了學運之火？

事實是最雄辯的。反動派口口聲聲的叫「安定」「秩序」，但他們自己却不斷的在製造暴亂，誰都知道，這次學運的導火線是反動派的「查禁華北學聯」。由於非法「查禁學聯」才引起了平津各大學的罷課抗議，更由於罷課期間的縱容特務在各校橫行（如南開大學的女生被毆事件，北大盧一鵬的被毀事件等等）才更激怒了多數善良同學的憤慨，喊出了反迫害，反飢餓的呼聲。等到北平各國立院校教師們爲了爭取合理待遇與罷教、就自然而然的得到各校同學的支援，本來若沒有反動派的放火，在「九日」各校是可以休罷復課了；但是不然，反動派他們愚蠢瘋狂，夢想以屠殺來嚇退人民的爭生存與反抗，他們在八日的深夜裏，在我校製造血案。於是同學們、教授先生們，都感到了個人生命安全既然是毫無保障，同時正常教育

也無法推進。在大家切齒痛恨的情緒下，北平各院校師生參加了我校的行轅請願，並一致宣佈罷教。罷課以爲抗議，「四九血案」的血跡還未乾，問題還未了，反動派他們又在十一日製造什麼「反暴亂反罷課」大遊行，縱容特務暴徒搗亂本院及北大，事態就展到這裏，已經擴大到不可收拾了，十二日北大、清華，燕大各校罷教，罷職，罷課抗議，並要求懲兇，追求責任。

從上面一連串的事實裏，我們很清楚的看出了究竟是誰在導演學潮，使之日趨擴大，造成學府的動亂不安，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如果沒有「四九血案」的發生以及「四、十一」暴徒的行兇，事態便不會擴大到今天還不了，很顯然的，反動派他們是打着「反暴亂，反罷課」的大旗，而他們自己却在暴行作亂，搗毀學府，捕人毆人，強逼着先生不能復教復課，在反動派的原意或是

在企圖以高壓手段屈服鎮壓，例如暴徒所貼的標語中，就有一條是：「要求政府嚴限各校即日復課，請看這是多麼滑稽與愚蠢？反動派居然瘋狂愚蠢到這步田地，實在是出乎常人的想像之外，完全是他們自己在給自己拆台。」

(二) 陰謀迫害的新發展及其欺騙性

追溯這一次學運爆發的因素，在外形上固然是由於反動派的「查禁學聯」但其在本質與內容上却並不如此單純，而是反動派下了對整個學運實行摧殘迫害的最大決心。在一開始的時候，反動派固然是設法防禦制止同學們的反抗，等到看到同學們的怒火高漲快到燒裂他們頭頂的時候，便不顧一切瘋狂的向同學們進攻了。還須指出的是這一次迫害更加到了教師們的頭上這說明了這次乃是一普遍的全面的向着整個教育界施行大迫害的一個開始。今後他們將更要不顧一切

的顯露出猙獰的面孔，伸出瘋狂的魔掌對準各學府。

這裏必須予以揭穿的是反動派在進行迫害時的各種陰謀伎倆，和他們所玩弄的各種不同的形式與花樣。他們拿這種慣技，用來欺騙全國人民以及國外的正義人士。比如利用「紅帽子政策」以圖分化威嚇所有主持正義不肯屈伏的先生、同學，並用以作為他們進行迫害的藉口；又如「四、十一」的以學生遊行和所謂「人民團體」(事實上都是向各商號，坊保強迫壯丁)的遊行名義，用來掩護自己的醜陋，實際上則除了瞎子瞎子，白癡以外，大家都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在軍警的掩護戒備之下，利用一羣莫知究竟的中學生、商店學徒(固然其中甘心助紂為虐，喪失人性的份子是有，但是却很少)到各校行兇貼標語，這樣怎麼會掩護了醜陋的陰謀，讓別人相信是一民意呢？難道遊

行請願就是這麼個幹法！這恐怕也只有是正在召開「國大」準備「行憲」的我們貴國，才會出現這種奇異風光吧！

另外，須要嚴正指出的是：由於這次反動派的空前瘋狂，使我們所遭受的迫害更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也使我們前次對於反動派的某種程度的幻想完全破滅。這就是今後反動派所迫害的對象是整個的教育界不管先生、學生、工友，它由對個人的迫害發展到了對整個學校、整個教育的迫害。

四九血案的發生與發展

萬成

一、「四九血案」爲什麼會發生？
「四九」血案的發生，不是偶然的，這是在大屠殺開始的一個前奏，是關聯着以前一連串的迫害陰謀的進展所導演的一幕慘劇。在今天，「四九」血案所以在北平演

形成了整個教育界一個空前的大危機，大恐怖。另一方面就是所謂民主、自由，學術研究自由，學府尊嚴……這一切一切的幻想，都將全掃地無遺被摧殘淨了。

同學們！師長們！工友們！沉默就是自殺，怯懦便只有等待被宰割。我們必須認清了現實，正視現實，堅強的站起來！用自己的力量，保障自己的安全，爭取自己的生存。這裏，我們向大家高呼團結自衛！團結自衛！團結自衛！！

出，是與「查禁學聯」相關聯，是與迫害當前空前偉大反飢餓反迫害的運動相關聯。同時，還隨着師大本身民主運動的發展，與校內特務的無法得逞，扭結成血案產生的因素，而使反動派殘暴地伸出魔手。

九」。

a 一連串迫害的加深到今天，「四九」

從孟憲功、李恭貽說起，到「四九」血案，是一連串的迫害加深，孟李做了永久被非法監禁的囚犯，一直到于子三的慘死，是由非法逮捕到非法屠殺，但，這還是迫害加深的初步表現，一直到同濟事件，人的生命變成了軍刀下任意砍殺的對象，我們的自治權利，在此受到了嚴重的摧殘。這可以說，在南方是自暗殺于子三而變成公開屠殺，由拿玻璃片掩飾的姿態，變成馬隊、空中堡壘、警憲用刀鎗砍殺的姿態。

北方的捕人，從李孟事件，一直到鄧特，都是偷偷地捕走，都是從校外捕走，在今天，除明令「查禁華北學聯」外，公開向北大要人，公開用特務來師大捕人，並且以最殘酷的手段，造成了「四九血案」。

這陰謀是一貫進展的，是隨着他將死要

亡的前夕，瘋狂地做着最後的掙扎。

b 反動派最怕人民「要飯吃」「要活命」的吼聲起來！

隨着經濟嚴重的危機，隨着反動政府一切暴行與壓力，人民是活不下去的，教師，職員，工友，市民，學生以及一般的勞苦羣衆，沒有一個可能活下去。今天，他們要站起來，結成飢餓的行列，匯成鐵的洪流，向反動派衝去！

反動派嚇昏了，只有更瘋狂地制止這一運動，首先提出「查禁華北學聯」，但引起了華北學生空前的怒吼，反動的陰謀，遂被揭穿。不得已只有採取個別擊破的方式，向北大要人，與師大四九的迫害，是這樣地來的。

c 血案在師大發生，也有其各種因素，師大的民主運動，是有其特有的艱苦，即它不但對校外惡方鬥爭，而且要對校內特務鬥

爭，正因有此內外一體的阻力，民主力量的成長，當然不免要艱難與遲緩，所以反動派的打擊，是要向着這裏進攻。

由「四九」前夕的情形，屢次在夜間轟毀我們所貼的宣言，與校內特務一切阻止運動的行為與無理的舉動，及八日晚在中華中學開會這都是暴風雨前夕，可怕的景象。

在早已有計劃的迫害下，「四九」的血，染紅了師大。

二、血案的發展

這血案開始了，在華北大規模的屠殺，同時，也開始了華北人民大規模地團結與反攻。由「四九」，血案開始，反迫害變成了整個羣衆的要求，因為凡是爲飢餓而起來的人們，一律都受到迫害或將受到迫害。「四一一」暴行，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由「四九」血案起，鞏固了反迫害反飢餓的陣營，使學生、教師、工友以及一切飢

餓線上的朋友，都息息相關，死生相顧，他們以偉大的罷教、罷工，支持了這個血淚的抗議！

所以將來的迫害，雖然加大，但反迫害，也變成整個的力量，學生運動從此擴大成羣衆運動，以經濟鬥爭成爲統一陣線的基木要求，飢餓的人愈多，運動的行列愈大，學生的運動愈有力。

四九血案，是反動派以露骨而殘酷的手段，在北方是第一次，同時，羣衆的激烈行動也是開始，這使將來的高潮成爲可能。

由這血案而發展的，是華北學生的高度自衛與警覺，同時也發展了教師工友以及一切勞苦大衆的自衛與警覺，這表現在堅決自衛的聯防工作上，從此，凡是在反迫害線上的人們，都一手掀起對反動派的幻想，加強了自衛的力量。

這血案，尤其對師大，是由自己的血結

凝成的仇恨，復仇的心，使工友、教師學生打成一片，這裏，再沒有旁觀者，再沒有對事實的懷疑者，一個個都堅強的站起來，英勇保衛民主的師大。只有特務，在每個同學

的眼中偷偷溜出校外。

「四九血案」的血沒有白流，它的意義是偉大的！

四九血案與四一一暴行

在民主運動中所起的作用

張光利

向來都是如此的：統治者永遠想用一種殘酷的高壓手段，來扼殺不利於己的民主運動，但是結果却永遠以加速了他自己的崩潰！這用不着舉出那麼多的實例子，三十幾年的中華民國史就是這結論的鐵證。

在今天愚蠢的統治者忘掉了以往那許許多多的教訓，竟又施其「打殺格捕」的老作風了，他們眼看著自己的寶座在飛快地傾斜下去，看見他用以支持寶座的奴隸在爬出來在站起來了。於是他爲了自己的寶座在瘋狂地

屠殺着「四九血案」與「四一一暴行」就是在這樣條件下發生的。這「血案」的發生不算是一空前一的，更不是「絕後」的，而是許多已發生的與將要發生中的一件，而正因它是其中的一個階段，所以它畢竟起了它應起的作用。

在這兩件暴行發生以前，許多敏感的人們早已嗅到了屠殺的血腥味了，三月廿九日北平治安當局之宣佈查禁「華北學聯」及向北大急索十二位同學就是有意向全華北全中

國的教育界挑釁，向正義與民主公開迫害。不管政府諸公的「新憲法」上是那樣堂皇地規定着「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但在南京召開第一次「行憲國大」時却先拿「華北學聯」開刀了。爲了保衛學聯，及反抗前此一連串的迫害行動，於是「反迫害」的口號很自然地被提出了。又由於連年的窮餓，極端、橫抓，濫抽，使整個社會經濟呈崩潰析離之現象，因而孩子失學了，公教人員整天餓着肚子空跑，於是「搶救教育」及「反飢餓」的呼聲日益高漲。「饑饉不知餓漢餓」這還管得你公教人員是死是活。這樣終於造成了北平各大學講師助教職員工等的聯合大罷教罷工。也就在這時被迫害的人們與被生活所重壓的人們終於匯成了一條「反飢餓反迫害」的鐵流。

勝利後像這樣的師生工警聯合大罷教罷課罷工還是第一次，也就是說：反抗的行列

擴張到這樣廣而深還是第一次，因而給予統治者們的恐懼也是空前的。爲了衛護他已動搖的基礎，他們終於決計再來一次大屠殺，師院的「四九血案」便發生了。這血案之所以發生在師院並不是偶然的，第一：在師院內有他們更多的爪牙，第二：師院的民主力量一向是比較清華北大等校來得薄弱的，但是在這次「反飢餓反迫害」的高潮中，却一點沒有落後，無論講師助教工警學生都與各大學劃一了腳步，堅強地走在一起，同時還給那些平日在校中張牙舞爪的東西一個不大不小的正面打擊。上述這些情況，就使他們更憤恨師院更覺着自身的沒落因而血案就發生了。他們企圖以打捕而消滅這支生力軍，但却沒有想到赤紅的血却正灌溉了它。使它更堅強更勇敢，終於領導了這空前五千餘人的師生聯合大請願。

「四九血案」在民主運動中起了一個大

的作用，第一、它不但使師院的師生工警察前的團結起來了，並且使全北平的師生工警察前的團結起來了，以共同的堅強腳步踏碎了劊子手們的屠殺夢想。這團結的力量表現了空前的勝利，使許多人們澈底明白了「團結就是力量」這一句話的真正意義，不僅是可以達到一個消極的自衛目的，也可以成爲一個積極進攻的準備。第二、這血案給了我們一個寶貴的經驗，那就是說，在以前我們總認爲『不出校門是沒有事的』，但是這次血案明明白白地告訴了我們，在這樣一個暴風雨的暗夜裏，沒有一個可以避風躲雨的安樂場所，如果不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是不會有一點之保障的，因而必須盡力地打出學校小圈子去，使社會的人們與我們在一同走，蟄伏的時代過去了，另外還有一個更其寶貴的經驗教訓，那就是：在以往自從五二〇以來，很少大規模的請願

遊行，爲的是避免不必要的犧牲，而保存主力，這是對的。但是這次四九大請願又提供我們另一個經驗，那就是：在我們正確的估計了對方的情況時，可以用一個迅速而堅決的閃擊行動，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但是這種閃擊戰術是必須把握住了對方的空隙自身還必須是堅強而迅速的，才可制勝。

繼「四九大血案」之後，統治者們又導演一次甚麼「剿匪清共大遊行」，造成北大及師院的「四、一、一」搗毀毆辱事件。這是一四九大血案的繼續，也是屠夫們的再一次向文教界挑戰。「四九大請願」使統治者們的屠殺夢想破碎了，屈服在正義與真理前面，而民主運動却正因此而高漲，「相形之下更見其愚拙與沒落」，因而爲了挽回他們的頹勢才不惜下多少道命令，化很多法幣，用強迫及利誘的無恥手段，來造成這「萬人的大行列」，一向市民誇耀說：「你們看我們也有

這麼多的人來擁護啊！但是連參加遊行的
人及保護他們的警察也發出了會意的微笑。
「警察這一門，『暴行』所得的後果是
甚麼？是全市的校長講師助教學生員工
的更堅強更緊密的大團結。爲了共同保護這
文化故都及最高學府，他們都很快的組織了

「師生員工安全保障委員會」，組織了「師生
員工聯防巡邏大隊」，以保護自己的安全，
學校的安全。他們由同情的支援而走到並肩
的戰友！是統治者自己給自己挖好了墓穴，
最後的掙扎過去了，你，劊子手！將永久的
埋在地下。

大迫害之本質發展及其對策

賈勃

首先我們說明自歷史的使命，要付出歷
史的代價的。在『方生未死的過渡時代裏，
一迫害』是必然的，是必然的，也是我
們應該預料的；對於我們『於過渡』大迫
害』，才該是歷史的歸宿：

一內戰』的覺察，就是反動勢力摧殘人
民『自由』與『權利』的開始。幾年來戰費
的龐大，使反動派不得不加緊鎮壓，逼迫人
民步上飢餓與死亡，由而使全國的人民忍無

可忍，起而反抗，敏銳的青年學生就是勇敢
的先鋒隊的代表，他們激於對國家民族的熱
愛與自身生存的安全，在反勢力高壓之下，
接二連三的展開廣闊而強大的學生運動，同
時反動派爲了達到他『內戰』的目的，對反
抗明顯化的學生運動極盡辱罵與高壓之能
事，進而鞭笞杖擊，屠殺無辜，欲以此控制
一切，但『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強』使學生運
動的陣容一次次的壯大了起來，因而大迫害

的來臨是必然不可避免的，然而人民鬥爭的反抗因而更加健壯，也有天經地義的必然性了。

一三、二九——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北平警備部奉令查禁華北學聯，這剝奪了自由一的策略是和「同濟血案」後的一「部定學生自治簡則」一貫的有計劃的作法，「自治簡則」的頒布已經否定了「自治」，而查禁學聯便是給華北學生戴上了枷鎖，這些不甘做牛馬的人們即起而以學生唯一的自殺手段——罷課——向政府抗議，同時教職員工警迫於生活（吃不飽肚子）亦起而罷教罷工，這是一反抗一必然的匯合，當下形成空前的「大罷運動」。這偉大而空前的運動，和慣於運用高壓手段處置一切的當局，張靈夫措的施行了迫害的緊急措施，首先公開的向北大要人藉以轉移學生運動的「主眼」，然後於四月八日深夜到華北民主運動陣容中較脆弱

的一環的師院，演出了空前的血案，搗其目的在壓抑學潮使不在「國大」會期給政府不好看，其實適得其反，這些傻瓜們倒變成醜劇的主角了。

誰能否認事實，這血的事實，這「血」激起了羣衆的忿怒，這忿怒將助長其民主力量更堅強的滋長，政府企圖解散華北學生的結合，這一着，使他們團結的陣容中更增加了教師與員工。「突擊式」的大請願，更證明了「團結就是力量」的初步成功，但由於民主陣容的增強，迫害會益形醜惡，「四，二」不就是大迫害方式改變的開始嗎？過去是限制、控制、暗殺或暗中逮捕，進而公開要人公開槍殺，而今又變成操縱羣衆暴力，直接威脅或加害了。其對象由學生擴展到教職員先生，所以說今後的大迫害是反動派澈底的強姦民意，摧毀教育文化，我們是愛人民的青年，又有歷史所賦與的使命，我們應勇敢

的向着這大迫害迎擊，以縮短這暴政的壽命。但是須要有詳密正確的策略才成。根據目前的客觀形勢，在我們的基本策略上應以加緊團結，嚴密組織為行動原則。因而為了團結這反飢餓反迫害陣線的堅強，應在戰略上一方面肅清內部，一方面變進攻為防衛以爭取被迫害被飢餓所襲擊的人們底同情與支援。來分化反動派的羣衆，以加強自己的陣營，此外在與反動派經常搏鬥中，應加強聯防工作，不但每校個別去做，同時各院校

都應成立緊密的聯防機構，藉收「一動全動」反迫害之效。總之，今後的迫害，可能一次比一次兇，因而我們迎擊的策略，也要隨時改變，不過上述數則，在乎無寸鐵的教育界，無不論怎樣變動，是須要保持的行動原則。啊！時代不辜負我們，願我們也不辜負了時代，在這新時代的浪潮裏，我們要使新中國減少其誕生的痛苦。

朋友！勇敢的來，讓我們携着手擊退這惡魔。

師大一年來民主運動的總結

南 飛

師大的民主運動的行程，是十分曲折的，是十分艱苦的，是在每次血的洗禮裏，堅強起來的，是在暴力加緊迫害下壯大起來的，這一年來的民主運動，可歌可泣的回憶，但，我們也知道，這一年來在運動中所

發生的錯誤，使我們不能夠尤其壯大，是必要在回憶中檢討。

民主力量的發軔，不能不以復員後所匯流的力量來做一個新的開始。即不能不以散的復員同學及脆弱的臨大同學的匯流，來

做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開始：復員同學與臨大同學由偉大的抗暴「反美」遊行，初步認識了自己的敵與友，這是反動派以露骨地抹殺了民族的恥辱，露骨地表現了媚外的姿態當中，使真正的中華兒女團結起來。

我們的民主力量，在這裏發出顯明的嫩芽，但它的脆弱與鬆散還在起着阻得的作用。不過，在這一運動當中，女同學的主導，與男同學自動匯流，奠定了我們民主運動發展的基础。

由此時起，壁報如雨後春筍地發展。在師大開闢了自由的民主牆，言論號召着同學的行動，號召着整個分散的力量結成堅有力的組織。

首先，表現在一五四一晚紀念晚會，是二十一壁報社與四學會聯合舉辦的空前紀念晚會，這裏，使師大在沉默裏發出了新的聲

音，新的願望，使師大的憂鬱變成了勇敢。這裏，是一個量的轉變，是新式的歌團劇團，大型地開展，超過了壁報力量的轉變。這是師大的「一五四運動」，是師大走向新生的轉折點。

由這力量到五二〇抗拒了暴力由「五四」到五二〇是由量的發展開始變到質的提高，此次運動，是由同學認識的進步，直接提出了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直接與好戰的反動派抗爭，同時，更直接的抗拒了特務的毆辱，拉出了浩大的遊行隊伍，這是師大由憤怒變成勇敢，由分散變成集中的新階段。

六二以後，由我們民主力量的基礎擴大及客觀的需求，促成了一切民主社團的大聯合，爲了統一領導及整齊步伐，我們的行動旗幟和平社團，宣告成立。

同時，經過我們自身求解放，反對不合

現教育制度的復大運動，我們的民主集中表現的自治會，適應整個同學的要求而產生，這是解脫了歷史的御用機構——班代表會束縛的困苦，得到了自由與獨立；也是同學的團結偉大力量，所有的結果。在這裏，我們的民主運動，已經獲得了全體同學的支持，即民主運動已經在師大是變成普遍要求的新開展。

在暑假期間的助學運動，發揮了同學自救救人的力量，加強了同學對社會各角落，各階層的認識，在酷暑的烈日下，流着汗，爲着救濟失學的中學同學而努力。

我們由抗暴遊行一直到助學運動，我們可以了解，師大的民主運動不是偶然的，是一點一滴地生長起來，壯大起來的。同時，我們須要指出在這一段過程的特點與錯誤：

一、由於同學的成分關係，與團結組織力的薄弱，使民主運動受着莫大的阻礙，從

『抗暴』到『五二〇』一直不能完全克服這一點。

二、由於這一階段中是短期間的飛躍進展，在量上固然很有可觀，但質上（即對事件的認識，與舊意識的克服上）並沒有廣泛的提高，因此，表現在六二以後的一切事件（本友的事件居多）發生了自我主義與機械觀的嚴重錯誤。

三、同學情緒的高度，在任何事件上，都超過了領導，也就是每一次的運動，都是後浪推前浪的自流運動，沒有强有力的組織做統一的領導與確立新的方向。

B 反迫害階級

六二以後，整個學生運動走向低潮，整個學生運動走向內部的充實，我們爲了克服以前所有的嚴重錯誤，發動了暑期的學習，這學習展開在各社團。但，最應當指出的！是行動的分散，使我們的和平社團，在此時

國內沒有發揮全部力量，相反地，仍依舊留在以前的階段。

反迫害的警鐘，在北平敲起，李孟被捕事件發生，我們的力量，在沉默了一個時期的渙散狀態中，勉強地做了有效的行動，四百人的罷課抗議，提醒了全體同學對迫害開始後的注意與警覺。

于子三事件的發生，震撼着全國，搖動了反動派的野蠻的信心，在它用強烈的手段制止全國各地的反抗下，血洗了師大！

「一一六」血案——爲了抗議于子三的慘死，表現了全體同學的無限悲憤。但劍子手們，結合着我們校內的特務，演出了空前醜劇。「一一六」血案，這血的事實，教訓了我們，使我們對反動派放棄了幻想。同時，更使我們清楚地指出特務們以從一連串假借名義行兇的內幕，由暴徒元偉的被獲，是給了反動派第一次無情的揭露。

這一次血案，在師大的民主運動中，是起着決定作用的，它說明校內特務的無力，揭穿暴行主使者的陰謀，與一切御用報紙的態度，堅定了同學對事件的正視，同時，這暴行使師大同學在血的洗滌裏做了英勇的抗爭，今後的自衛團結，是在這時期開始。

這一次血案，使校內特務今後再不敢抬頭，使他們所有的花樣，在同學的眼中看穿，使他們從此結束了公開威嚇打人的姿態。

「一一六」的血，沒有白流，他表現着整個學生運動的不可屈服，他表現着華北學生在苦難中勇敢的戰鬥。

由於「一一六」所收獲的內部團結，使我們有餘力向外開展，有餘力以熱誠解救被壓迫的青年，因此，我們在寒假期間，大多數同學的力量集中在中學同學的補習上，五百多人的學習，在師大特有的基本任務裏順

利地進展。

這更，加強了我們與中學同學的聯繫，加強了青年的團結與學習。

接着經濟危機的緊迫，使中學同學感覺地失了學，教師們薪水的低落，使他們無法堅守自己的崗位，這不只是教育界的危機，而是民族的危機啊！

我們，青年學生，在這裏，在政府熟視無睹的態度下，應當喊出『搶救教育危機』的吼聲。

在這個偉大的運動中，我們做了廣泛的教師訪問與家庭訪問，了解了教育危機嚴重的程度，了解了在飢餓線上的人們普遍的憤恨。進一步團結教師、工友，與家長。

反迫害反飢餓——使人們活不下去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壓力。自然要引起人們的反抗。自然要使人們了解到沒有團結力量。

所以在我們抗議查禁我們高度民主自治

的機構華北學聯當中整個的教師團結起來，整個的工友團結起來。同時，拿出他們最後的武器，罷教，罷工。

學生運動，早以反飢餓為主題，到此匯成了羣衆運動的巨流。

反動派嚇昏了，要以更殘酷的手段制止這飢餓者偉大的運動，在毒狠，陰謀的佈置下，導演出慘絕人寰的『四九血案』。

四九血案——這血的字，這血的日子，掀起師大復仇的怒潮，同學們把眼淚化為行動，開始了空前突擊的大請願。

但，在事先，我們沒有估計出客觀的情況，所以在情緒激昂的當中，變成意見紛紜莫衷一是的狀態。

因為這是一個五三〇遊行後第一次的突擊，也是沒有計劃的大迫害之下，一個避實就虛的反攻。

可是，正因為如此，更因為反動派對師

大力量的估計過低，與對學生運動的遊行方式沒有任何準備，我們的突擊，給了反派一個致命的還擊。

這裏，表現了師大民主運動的堅有力，更表現了華北學生的生同生，死同死的誓言，是實踐着這偉大的任務的行動。

「四九血案」的血沒有白流，它號召着全華北學生高度的團結自衛，召號着在大迫害下華北學生英勇的抗爭。

由於這，反動派改變了迫害的方式，利用「民衆團體」製造了「四·一一」暴行，暴露地打擊我們反迫害反飢餓的統一陣線。但，我們也由於這高度自衛的加強，以沉默擊退了野蠻暴徒的進攻。

自此，我們師大教師，工友，同學，拉緊了手站在生死線上，日夜進行着防衛。自此，本校的特務們變成了同學仇恨的敵人。孤零零地只有陪伴他校外兇殘的主子。

在這一段反迫害的史實中，幾乎完全是血的控訴，我們可以看出：

(1) 師大民主運動的成長多是血的灌溉。
(2) 師大民主運動是在對內對外雙重的鬥爭下得到開展。它的鬥爭是最尖銳的。

(3) 最應當注意的兩個事件，即「一一六」使特務不敢抬頭，我們的力量可以向校外開展。「四九」血案使內部團結範圍擴大而且加強。規定了將來進展的順利。

(4) 但我們的缺點，一直是組織力量的薄弱，不能配合這血的洗鍊，對外宣傳的不够與中心領導的渙散。是我們應該嚴重指出的。

這是一段很簡單的敘述與概括的檢討，是不能夠整個描繪出這一年來的艱苦歷程，不過，由這裏，可以知道師大的民主運動，

是怎樣地不容易成長！

我們回憶過去，總結過去的經驗與教訓，與整個學生運動的趨勢，我們可以看出：今後的運動是與經濟的趨勢相結合，而

也必重的在經濟鬥爭中才能開展；正因為如此，所以凡在飢餓壓迫下的人們，必須加緊團結，加緊自衛，來向我們新的方向前進！

血債還給我們

玖

甲、兄弟們

在這裏

隊伍中

大家

都站立

大家

找找吧

在這裏

在這裏

少了誰

大家

都擁抱

呵，

在我們底

在這裏

親愛的
兄弟們

身邊

呼喚一下吧

大家

都痛哭

在我們底

看看

少了哪一個兄弟？

房世泰——

我們親愛的兄弟！

你在

哪裏？

你在

哪裏？

姚炯——

我們底好同志！

爲什麼

看不見

你底

踪跡？

陳定予——

我們底忠實伙伴！

爲什麼

聽不到

你笑底

聲音？

還有——

閻和祥，邱錫恩，王公守

他們都不在

這裏

都看不見

他們底

面貌

他們底

眼睛

親愛的

兄弟們！

去找找

他們吧，

打着

火把去，

喊着

他們底名字去

流着

眼淚去

去把他們

找來！

我們底

隊伍

需要

他們

我們底

路

需要

他們

我們底

鬥爭
需要
他們

乙、（找尋者的聲音，充滿

眼淚）

他們——

那幾個兄弟們

不在我們底

眼前

不在我們底

隊伍裏

我們

到處呼喚

他們底

名字

沒有

答應

我們

到處叫喊着：

親愛的

兄弟

你來吧

我們

需要你

但是

聽不到

一點回聲

我們

祇在他們住底

床邊

看到

一件剛脫下的

內衣

祇在他們自修底

桌上

看到一本還沒有

捲折的

書籍

祇看到

他們脫下的襪子

還留在

床邊的廢子上

祇看到

他們底一切東西

在悲哀地

躺着

啊！兄弟們

我告訴你：

我在他們底床邊，

看到血，

血

大塊的

鮮紅的血

我踏着血跡

去找他們

我知道

這些血

是我們底

兄弟

滴下的

這些血——

在路上

讓灰土

變成血粒

讓石子

變成紅色

啊，這是血，這是血？

不是血，

是我們底

兄弟的

仇恨

是我們兄弟底

痛苦的

呼喊

憤怒的

嗥叫

記住：這是血的開始

這是仇恨的記號！

甲、聽清楚了嗎？

親愛的兄弟們！

魔鬼

已經從我們底

隊伍中

把我們底

兄弟

拖去

魔鬼

在半夜三更

闖進

我們的校園

把我們兄弟

從被窩裏

拖去

我們底兄弟

被法西斯底走狗們

用棒子打着

用槍桿打着

流着血被他們拖去

我們兄弟底血

流在

土地上

流在

我們底

心上

我們兄弟底仇恨

播種

在道路上

播種

在我們底

心上

親愛的

兄弟們

我們

哭我們底

兄弟

我們

要我們底

兄弟

我們受不了

我們底

兄弟

我們

要尋回

我們底

兄弟

我們底

兄弟

被抓去了

我們要問：

是誰抓的？

我們底

兄弟

被打了，

我們要問：

是誰打的？

我們

要問：

誰不讓我們

自由地
呼喊？

誰不讓我們

自由地

快樂地

活下去？

親愛的兄弟！

認清他吧

認清他——

那兩手

血淋淋的

那口裏

嚼着屠刀的

那直豎着

粗眉毛的

那沒有良心的魔鬼

是他

就是他呀

他是殘忍的野獸

他是陰險的鬼魅

他是法西斯底走狗

就是他，就是他

綁去我們底兄弟

毒打我們底兄弟

就是他們呀

打碎我們底門窗

搶去我們底東西

他——

一個特務！

一隻狗！

大家認清他，

大家看守他！

我們要

我們底

兄弟

回來

去，去呀

去，去呀

要回

我們底兄弟！

我們底

血債

要討還。

去，去呀

去，去呀

討還血債

我們

流着

眼淚
去

我們
燒着
憤怒
去

去把
那些走狗
拖來
審問

去把
那些走狗
拖來
報仇
兄弟們

來！

把他們底皮

剝下來

把他們的底頭顱

用石頭

擊碎

血債

必須

用血還呀

親愛的
兄弟們

我們

爲了救援

我們底

兄弟

對起來

堅強地

站起來

仇恨

必須報復

血債

必須討還

迫害

必須反抗

民主

必須爭取

血，流下去

算不了什麼！

死

爲人民

是光榮的

獻給工警兄弟們

唐娜

工警兄弟們，

我的苦難的兄弟們，

請你安坐下你的疲倦的身體，

聽一聽我給你們的體己的詩吧

我們是受害者，

我們是被人們踩在腳底下的，

我們的苦啊——

像那日頭和月亮一樣，

從西邊落下，

又從東邊升上來，

一年三百六十日，

沒有一天的休息。

我們的苦啊——向誰訴？

我們的苦啊——向誰告？

兄弟們！

如果你不健忘的話，

你會想起那個死了的打鐘的老頭，

他陪伴着那顆鐘三十多年，

無論是風裏雨裏，

不會錯過一分一秒，

我見過他那樣一步一挪的，

拖着他那老病的身體，

又見過他怎樣的伸長了脖子，

啃那冷硬的窩窩頭，

喝着那無滋味的白開水，

等到自己老了，病了，

再也拉不動那條繩子，

人們便把他像狗一樣的搽出去，

讓他去死。

我的受害的兄弟們，

這公平嗎？

這合理嗎？

難道世界老是這樣

讓有的人生下來就享福？

有的人一輩子老受苦？

我的受害的兄弟們，

一死了的，讓他死了吧，

免得活受罪！

我們可以這樣的嘆息一下放一下寬心，

但是，我問你，

我們這些活着的呢？

現在我們進能不能活？

看花窖的老王說：

「一老了，

火氣太大，

手指每天挖土，

裂了許多裂子！

每月才拿一百萬塊錢，

每天只能吃一頓他飯！」

當你看了他那柴棒一樣脖子，

你有什么感覺？

看鍋爐的伙計說：

「活重，

一天在小屋子裏

、得轉幾個圈，

還得背幾百斤煤，

不吃，不行，
每天總得四頓飯，
每月一百萬元薪水，
够啥用！

當你看了他那流汗的樣子，
你又有什麼感覺？

我的受苦的兄弟們，

我知道饑餓兄弟們，

在冷風的夜裏，

怎樣空着肚子站崗，

我又知道廚房兄弟們，

在大早起來，

怎樣空着肚子做飯

然而我還知道更多的，

我所不認識的工友兄弟們，

是怎樣的在飢餓線上掙扎，

是怎樣在抽緊肚帶忍痛的工作？

我們受苦的兄弟們，

這才是我們一個人的受苦啊，

我再問你，

你有父母嗎？

你有妻子嗎？

你有兄弟嗎？

你有孩子嗎？

當他們眼巴巴的等你每月的薪水的時

候，

你却回答他們：「自己吃光了！」

當他們用杓子敲着鍋蓋等你的糧食的

時候，

你却回答他們：「什麼也沒有了。」

當你的孩子抱住你的腿說：

「爸爸肚子餓，」

當你的兄弟說：

「哥哥褲子破了，」

你的心將怎樣的痛苦，

你的眼淚將對誰流，

啊，兄弟們，

我的受苦的兄弟們，

這是「命」嗎？

這是閻王爺註定的命嗎？

我今天敢指着青天告訴你們：

不是命！不是命！

是他，是那個高高在上的要命鬼，

是他，是那個披頭散髮的活無常！

就是他，他發動內戰，

就是他，他發行了十萬元大鈔，

就是他，他使你肚子餓，

就是他，他使你們沒有衣服穿，

就是他，他在喝你的血，毀你的健康，

滅短你的壽命。

啊，我的受苦的兄弟們，

聽明白了沒有，就是他呀！

向他討回我們病得將死的孩子，

向他討回我們被奪去的食糧，

向他討回我們的活命，

啊，兄弟們，

今天我們無所畏懼，

今天，肚子在督促我們團結，

今天，我們不再是被欺侮的牛羊，

今天我們要去向那些臭虫們討債，

討債呵，

啊，兄弟們，

讓我們團結起來，

請你們握緊我的手，

讓我們一起前進！

活下去

徐 桑

中國底

封建的金字塔

在崩潰

鑽出來

壓在底層的人羣

飢餓的乞丐

被開除的工人

被警察驅趕的娼婦

被長官辱罵的公務員

被貧窮跑出學校的青年

服毒自殺的教授

站起來呵

不要跳樓

不要上吊

不要投河

不要吃滴滴涕

不要把鎗口瞄準自己的咽喉

要活下去

——熬過最後五分鐘活下去

不自殺

要殺人呵

——參加反叛的隊伍

向逼你們尋死的仇敵

砍殺呵

要迎接戰鬥

要隨時突擊

要準備向你們的冤家

大腹賈，工廠主，地主

買辦，官僚

豪門資本

進行清算

鬥爭

金元和原子彈已救不了他們的

狗命

專制朝廷正度着寒冷最後的一夜

歷史的車輪

正向人民勝利的時辰奔去

一聲號響

我們便齊向

中國的冷宮衝擊

今天我們不死

要活

跨過飢饉的日子

跨過迫害的日子

跨過兄弟的屍骸

流着血戰鬥

流着血前進

告訴你，混世的魔王！

烽火

你

頭戴皇冠高踞寶座的暴君

你是吸血的魔鬼

你是希特勒的嫡系子孫

你是鈎魂的閻羅

你是把個人的幸福建築在萬民的痛苦之

上的無恥昏君

你

整天擺設着人肉筵席

作着武力統一的美夢

嗚呼

在你底「偉大人格感召下」忠實的

「羣比主子更厲害的瘋狗」

「羣算靈魂的獸性勃發的兩腳動物

去

迫害在死的邊緣掙扎的「反飢餓」的

人民

去

「構陷替人民說話的善良青年的罪名

去

「對轟教授們工友們要求合理待遇」

可是

「恫嚇·逮捕·構陷·誣讒

並抑制不住人們要執着的活下去的反抗

意志

並沒有使人們在你底森嚴的寶座下戰慄

屈服！

相反地

在今天

飢餓的行列日益延長！

人民的隊伍日益壯大！

反抗的鐵拳像森林般高高舉起

怒濤般的復仇聲吓壞了你的鼠膽！

你

「恐共病」害得要命的軟骨頭

在廣大人民的隊伍向寶座進軍的行列前

發抖了！

而你

至死不悟的傢伙

還依然向人民撒播法西斯的毒菌

指使着

你的黨徒們爪牙們

向全國各地的學生進行更殘酷的迫害

說什麼：「受奸黨煽動」

說什麼：「學生是共匪」

我底「大智大仁大勇」的「賢明」的人

物呵

你底一偉大人格感召的力量那裏去了？

嘿！嘿！

你想用武力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

告訴你！拿了鞭子的人！

別作夢啦！

逮捕嚇不退我們

行兇嚇不退我們

酷刑更嚇不退我們

今天

教授們站起來了

工友們站起來了

沉默的學生也怒吼了

我們戰鬥的兄弟越來越多

我們戰鬥的行列更長，更堅強

而人民向逆流搏擊的鐵軍

像浮潮，像山洪

奔馳在祖國的原野，山林

已贏得輝煌的戰果！

告訴你，混世的魔王！

等着瞧吧！

人民在斷頭台上

向你討還血債的日子！

不會遠了！

寫於四·二暴徒逞兇後

血案文獻

師院教授會爲「四九」血案發表宣言

當此行憲初期，竟有暴力橫行，破壞人權，何勝怪歎！緣四月八日夜零時卅分，本院突來身份不明之暴徒，約五六十人，踰牆而入，直奔南部齋宿舍，持有手槍木棍鐵棒等物從睡夢中將學生王公宇等九名，施以毒打，未容穿衣，裸體架去，血灑道路，直至和平門，同時又擊傷學生賈承先刑又新二人，頭顱破裂，臥血泊中，不省人事，又將本院自治理事會辦公室，歷史學會，教育學會，英語學會，地理系測候室等均行搗毀，並搶去英語系收音機二架，留聲片百餘張，教委會存現鈔三百餘萬元，以及王光宇等之衣服書籍提琴等物揚長而去，今早本院員生睹此慘案，靡不驚心動魄，同一憤慨，學生向北平行幟請願，延至黃昏，迄無結果，詢諸警備司令部，則答以不知，似此慘劇，竟發生于文化最高之古都，而又適在教育之最高學府，則此種暴行，行將隨時隨地發生，勢必人人自危，校校告驚，瞻言前途，戰慄如何！同仁等不惜忍痛，出此罷教手段以爭取生命安全之自由，誓不達到被劫學生安全脫險，並政府確實保障將來不再發生此類事件，不再復教，謹此宣言，尙祈鑒察。四·九

師院教授會爲「四九血案」再發表宣言

本院四九慘案發生，全體員生罷教罷課，齊集行幟請願提出最低要求，並承北大，清華，燕京，鐵院，中法，朝陽，各校師生協助，始於九日晚十時，由東直門內第三區警署將

學生八人領出，轉送北大醫院，然多已血跡模糊，神魂喪失，其中二人雙脛擊斷，隻手揮殘，屠宰餘骸，慘不忍睹，未被綁走之重傷二人，一則胸腹內傷，奄奄待斃，一則頭部有二吋長鐵器傷口三處，深及腦髓，左耳半去半存，恐有生命之虞，似此草菅人命，無法無天，全體員生，同聲憤慨，本會決議提出三項要求。

一 懲兇：民主國家，官民行動，並應受法律制裁。羅難學生，雖經釋放，逞兇主犯猶未究明，學生如果罪有應得，軍警何密而不宣，東廠肆威錦衣詔獄。豈特被害者，含冤莫訴，凡有血氣，實誓恥之，國家不實行法治則已，如實行法治，北平軍警當局，理應交出兇手，依法嚴懲。

二 賠償：此次暴行，受傷者之醫藥費，及公私所受之物質損失，尙難估計，受傷者有無生命危險猶不可知，凡此一切，並應由主兇從犯負責賠償。

三 保障員生安全：生命安全，憲章明載，仍此逞兇，何能立信？文武官員，信誓旦旦，莫不以奉公守法服務人民爲口頭之禪，今縱令未能，豈可作威作福，肆兇肆惡，視學府爲寇仇，等青年於魚肉。政府大亂當前，得民爲要，借箸代籌，謂宜宣明保障，切實施行，豈特小民生命有託歟！庶幾執政宵旰無憂耳。

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以上三端，爲本會最低要求，已呈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及國代大會請命，必求澈查責任，永保安全。倘遭漠視，誓不復教，謹此宣言，諸希亮察。

師院教授會三發表聲明

謹案四九血案以前，本院極爲平靜。六七八三日本院講師助教迫於生活艱難，雖曾接踵北大清華暫時罷教，以喚起當局之注意，本院學生不但表同情，且相約期滿後，即於九日起照常上課，不意八日晚（即九日晨）人在夢中，禍來天外，血案發生，羣情憤激，夫結隊破門於戒嚴之夜，鳴槍擄劫於警衛之區，而軍政首長不聞，憲警機關不察，豈特尊嚴學府之憂，亦爲法治國家之恥。同人等悚然危懼，故上書當局懇請懲兇賠償，保障將來，豈意前兇未懲，後患又起。十一日又復侵襲本院，肆意搗毀擄毆學生，兇殘不戢，逃生無路，國家置學府之謂何？而可寇讎魚肉視之耶！本會對政府三要求，已詳第一、第二兩次宣言。區區愚見，乃就事論事。本院爲國立學校，校長辦理不善，教部可以撤換。同人教導無方，院長可以解聘，學生在校不守校規，學校可以開除學籍，出校逾圍蕩檢，至有司法制裁，私拘暗審於理何居？夫學生有其合法學籍，同人忝爲師長，營救保護，義不容辭，且禍出無名，人無不畏，逮捕私行，綱紀何在？同人不敢，旣以獻身教育，自應保護學府，愛護青年，與國家留一線命脈！懲兇賠償之請，保障將來之學，特爲此耳，計慮雖遠，用心甚純，誠恐傳言失實，特此鄭重聲明。

北平師院教授會致行轅徐參謀長書

啓明參謀長公鑒。敬啓者：敝院四九血案，多蒙

麾下英明，被擄八生，幸得生返。同人等謹以至誠，特申謝悃。本日報章，露布

讜論，益見

襟懷豁達，不倚不偏。惟是本院四九血案，中央社稿頗與事實不符，不敢不辨。如該社謂

「關於九日師院八學生爲該院反罷課學生聯合其他學校國民黨學生檢舉。」不識所謂敝院反罷課學生主名爲誰？其他學校國民黨學生籍從何來？深夜戒嚴，卡車大隊何以來去自由？破撞門扉，毀壞公物，何關反罷？鎗鳴杖擊，頭破血流，奚啻檢舉？果如所言，以黨員連繫同類，鞭笞無辜，豈政府之本意？亦行轅所不許也。學潮澎湃，疏導爲宜；激而蕩之，未爲得計。

行轅之與大學，政教雖曰殊途，同盼休明，原無二致。學校之愛護學生，亦猶

行轅之愛護民衆，輔之翼之，匡之直之，其本分也。區區之見以爲，爭端內起，學校制之；

強暴外來，

行轅之責，非懲往犯，不足以儆效尤；不保安全，卽無從施教導。謹附前發宣言三紙，藉備

參核。惟

高明有以教之！專上，即請

公安！

國立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罷教抗議暴行並

呼籲保障教育安全宣言

半月以來，北平各院校接連發生不幸事件，使高等教育陷於極度不安狀態。同人站在教育工作者之立場，勢難緘默。特經事應演變經過與同人態度縷述於次。三月廿九日青年節北平大學生在校內舉行黃花崗先烈紀念會，突有憲警數千包圍校舍，鐵車巡邏，如臨大敵，造成非常緊張恐怖之局面，同日警備司令部宣布查禁華北學聯，北平各院校學生遂於四月三日起罷課三日以示抗議，方屆期滿，六日清晨，尚在戒嚴期間，突有不明身份者數十人越牆入北大校內，撕扯壁報，毀壞書物。七日晨四時許，警備司令部同北大學校當局要求限時交出學生十二名，否則逕行逮捕，全校師生，聞訊之餘，萬分惶駭，經學校當局再四交涉，當日轉告平息，不料九日晨零時十分，北平師範學院又發生更嚴重之流血慘案，暴徒數十人於戒嚴時間，攜帶武器，分乘卡車，闖入師院，搗毀校舍，搶奪公物，竄至學生宿舍，任意毆打，學生重傷二人，輕傷六人，血流滿地，慘不忍睹，暴行延續至一小時之久，鳴鎗數十響，劫帶學生八人，呼籲而去。經九日北平各院校學生向北平行轅請願竟日，及各院校負責人赴警備司令部交涉，被捕學生始獲保釋送往醫院，同人以為被捕學生既經釋放，原冀學潮可以告一段落，遂分別口頭及書面勸導學生力持鎮靜，恢復課業，學生方面聽從勸告，亦已宣布休罷之決議，乃外來刺激愈演愈烈，十一有所謂北平民衆團體者，於天安門集合，發動示威

遊行，沿途索尋身佩北大校徽之學生，以暴力迫脅其加入行列，並施行毒打，北大校內緊閉，仍不免遭受襲擊，暴徒揮棍投石，紅樓首遭損害，繼則竄入東齋教授宿舍，石擊窗戶，刀砍傢俱，教長住宅，遂亦為搗毀之對象，是日北大學校當局為避免事態惡化，原已預先勸止學生外出，並停止校內集會活動，而暴行發生之時，學校四週憲警林立，竟任暴徒逞兇，殊不可解，事態之演變有如上述，同人處此情勢殊感教學工作時在威脅之中，難以進行，十二日北大教長全體會議，對目前之情勢及將來之發展詳加檢討，決定自即日起罷教七日對連日暴行之發生與高等教育之受摧殘表示嚴重抗議，要求政府懲罰兇手，並嚴令地方當局保證以後不再有關似事件發生，同人獻身教育，絕不願青年學生荒廢學業，但教育需要安定與自由，學府之地位必須尊重，師生既無保障，校舍時受襲擊，同人自難安心教學，憲警無故包圍學校，武裝警察深夜戒嚴時間搗毀學校，製造血案地方當局縱非主使，亦難辭縱容之咎，各校同人，再苦心勸導學生，學生亦一再接受勸導，非暴行與血案雖表窮，猶非刺激學潮，達到摧殘教育之目的，用心何在？實非同人所能了解？自不能不要求政府予以解答，罷教決非同人所願，然為情勢所迫，不得不暫時忍痛，出此維護學府之尊嚴，並爭取安全之保障與講學之自由，希望全國教育界及其他各界人士予以支援，共圖挽救，特此宣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清華教授會宣言（十三日）

本月八日深夜，有暴徒數十人衝入國立北平師範學院，鳴槍多響，毆傷學生，搗毀棧舍；臨去搶劫財物，並將學生八人架走。十一日又有更多暴徒，衝入北京大學教員宿舍，肆意毀壞，又以鎗石擲擊文學院大樓，並於路旁架去員生數人。此二次事件之發生，一則於深宵戒嚴之時，一則於光大化日之下，國家之法紀何存？社會之秩序不保。同人等均列座序，同深憤慨，既痛學府之被殘，復感自身之受脅，特決議向當局要求，嚴查滋事責任，即日懲兇，向損害學校道款，賠償公私損失，切實保證以後不再有類似事件，並於四月十三日罷教一日，以示抗議，特此宣言。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

燕京教職員罷教罷職宣言（四月十三日）

此次師院事件發生之後，同人等曾於九日上書李主任宗仁有所表示，不料十一日，北京大學師範學院等校又被暴徒搔擾，同人等感於正常教育難於進行，師生安全復無保障，憤慨之餘，特定於十二、十三罷教罷職兩日，以示抗議。

燕京大學全體教職員啓

國立北平師範學院全體學生爲四九血案

告世界人士書

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們：

我們全師院的學生，飽含着極悲憤的眼淚，向你們控訴：

中國反動派政府，爲了從事殘殺人民的內戰，爲了保持它少數的反動特權，瘋狂的徵糧徵稅，加緊抽剝人民，老百姓的飢餓和死亡，一概不管，青年學生的基本人權及基本自由，毫無保障，撕毀自己手定的憲法，無理迫害學生，野蠻殘酷，舉世少有一四九血案，就是極真確的證明。

事實的經過，其大略是這樣的：

四月九日是春時冊分。本院南部齋宿舍，突有不明身份的人物五六十人，執槍携棒，強力捕去同學王公宇、姚焜、陳定宇、梁守助、房世泰、邱錫思、閻賀祥、趙學勤等八人；可憐他們赤身露體，並橫遭毒毆，以至鮮血狼籍，慘不忍睹。又重傷真承先、荆又新兩同學，搗毀自治會辦公室、行知圖書館、歷史學會、教育學會及英語學會等，搶走收音機三架，（英語學會兩架、教育學會一架）留聲機兩架，唱片百餘張，英漢辭典一部和炊委會現鈔三百餘萬元。

這是反動政府宣佈查禁「華北學聯」及北平警備司令部指名逮捕北京大學同十二學之後

的進一步的野蠻迫害行動，因為反動派政府的殘無人道，這一次的迫害，不僅激起全華北全中國青年學生，以及全中國人民的憤恨，同樣的，也激動了北平市各大學教授工友的憤怒，協同青年學生，保障人權，並和同學站在一起，採取罷教罷課罷工的聯合行動，並全體集合遊行請願。這更加證明了反動派政府的無恥暴行，是人人切齒！

全世界愛好正義的人士們！

反動派的無恥暴行，越來越肆無忌憚了，接着「四九」之後，爲了破壞華北學生工警的大團結，造成更大的白色恐怖，又于四月十一日僱用大批流氓暴徒，強迫無辜良民數千人，先搗毀北京大學的紅樓教室，及教職員東西齋宿舍，繼又衝入師範學院，搗毀自治會及社團之意見箱與學校佈告欄，並張貼標語，打壞了丁字樓，一字樓學生宿舍門窗，打傷女同學張樹森，北平市各大學皆陷入停頓狀態，「人人自危，校校告警」，這是中國的反動派政府摧殘文化，殘害青年的又一具體說明。

我們指出：反動派政府對全國青年學生之有計劃的大迫害，是已經到來了，在上海，在北平，在成都，在中國各大都市都展開了大批逮捕和屠殺，我們呼籲全世界愛好自由，愛好正義的人士們，正視這個事件的發展，認清楚反動派政府的無恥行爲，予我們以有力的支援！最後，我們嚴正聲明！全中國愛民主愛自由愛和平的青年學生，將衝破一切所有的暴力，爲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鬥到底！殘殺和逮捕，震懾不了正義的力量，相反地，它將會更團結更堅強，踏着死者的血跡，勇敢的前進，不到民主勝利羣衆解放，絕不停止！

國立北平師範學院「四九血案」抗暴委員會啓

